資治通鑑綱目

香溪馬雲淇藏

馬雲淇藏

第四十二卷

唐紀

玄宗

凡三十四年

甲寅至丁亥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三

起甲寅唐玄宗開元二年盡丁亥唐玄宗天寶六載凡三十四年

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示爲恒式

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置左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礼樂之司不應典倡優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弟子礼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上春秋鼎盛宜崇經術迹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遊獵爲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胡氏曰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工女而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而可乎夫以顏子亞聖之資夫子尚以放鄭聲爲戒況玄宗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當道以格其非心而防其微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

集覽 梨園

傅斯年圖書

弟子隋有法曲其聲清近雅明皇愛之選坐部伎子弟三百教於梨園號皇帝梨園弟子宮女數百亦爲梨園弟子居宜春北院尚樸素敦尚質樸見素守貞不事文飾也老子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莊子同乎無欲是謂素樸

質實 太常官名注見隋文帝開皇二十年梨園有二一在西安府雲陽縣漢武帝置一在京兆府通化門外唐文宗嘗命太常卿王涯取開元雅樂按之既成獻之於此酸棗縣名注見周慎靚王四年鄭聲注見漢元帝永光元年鄭衛之樂

書法 直書其事其爲初政之累多矣○教坊之名始此

發明 玄宗即位至是再朞宗廟之事學校之典未聞有所舉行而左右教坊之置綱目首書于冊則帝之溺意鄭聲固已不待晚年而後知其有霓裳羽舞之失矣惜哉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三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毋與僧尼道士往還胡氏曰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罪人則人之所棄而夷狄者中國之所絕也今不使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是夷狄待之罪人畜之非平民也然則曷若使之衣巾冠帶而齒於平民乎

集覽 齒於平民齒謂舉列如齒也得以年齒序列於平民也

質實 佛圖澄晉末僧名趙王石勒甚敬之鳩摩羅什晉末僧名秦王姚興尤重之沙汰注見宋孝武帝太明二年

書法 書沙汰何黜異教也魏書罷沙門五十以下者矣宋戊寅年唐初雖一書沙汰僧道高祖武德九年不旋踵而書罷焉於是復書沙汰僧尼是年予知節也終綱目異端書沙汰三

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都督趙文翰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或言靺鞨奚霫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故且附突厥并州長史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遂以訥同三品將兵

擊契丹群臣乃不敢言范氏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爲是邪當成之爲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群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將何以止之夫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示其君之過牽至於天下咸怨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其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崇之罪也

集覽 柳城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文翰名也翰呼外反

帝建安十二年奚契丹東胡別種注見睿宗太極元年

鞠鞨北狄國名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

奚霫東胡種名注同上開皇元年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并州注見齊明帝建武二年

質實 營州注見漢獻

書法 書以相國將兵於樊噲見之矣此書同紫微黃門三品何重其任也重其任則曷爲書擊譏也帝之好邊功拒人言莫此爲甚故書擊貶之而卒以敗績削其官亦何益矣

發明 自文武既分而後將相之任各異其選其來已非一日明皇欲擊契丹慮群臣進諫乃相薛訥而使之將兵名之不正莫甚於此或曰唐中世以後率以平章事爲節度使亦宰相之選也夫以平章繫銜或大臣出鎮藩方或方鎮跋扈不臣不得已而加之君子猶深爲之惜況承平無事乃以紫微黃門同三品將軍擊契丹果何謂哉擾事直書失自見矣

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書法 書譏諛也按九年太史奏麟德曆浸疎日食屢不効然則日食之不應曆官之失也而遽以稱賀故書譏之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詳周安王二十年及漢惠帝七年書不應者一而已

發明 日食不應僅可免咎而已表請賀之姚崇之諛也特書于此蓋譏之耳

突厥同俄圍北庭都護郭虔瓘擊斬之

突厥默啜遣其子同俄圍北庭虔瓘擊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贖同俄聞其已死慟哭而去

質實

北庭都護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

復置十道按察使 集覽 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

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簡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爲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乎乃止 范氏曰 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得也夫天子擇一相而任之一相擇十使而使之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可徧擇豈宰相之體乎

以徐惀爲恭陵令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以其子惀爲恭陵令竇孝諶之子光祿卿希瑊等請以已官爵讓惀以報其德由是惀累遷中王府司馬 集覽 惀龍春反 希瑊名也 瑊音緘 中王名成義 質實 徐惀東海人恭陵縣名未詳沿革中州名注見梁武帝太清二年義陽

貶劉幽求爲睦州刺史鍾紹京爲果州刺史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詹事鍾紹京有怨望語按問不服姚崇盧懷慎等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不無沮喪若令下獄慮驚遠聽乃皆貶之時紫微侍郎王琚行邊未還坐黨貶澤州刺史 質實 睦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一統志云 果州 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國時爲巴子國地秦屬巴郡漢爲充國安漢等縣地仍屬巴郡漢末劉璋分墊江以上仍爲巴郡治安漢晉屬巴西郡劉宋析置宕渠郡隋省宕渠入巴西唐初地屬隆州尋析置果州治南充天寶初改南充郡乾元初復爲果州大曆中又改充州尋復舊五代蜀置永寧軍節度宋初以州隸梓州路寶慶間隆順慶府元置東川府又改爲順慶路 本朝改順慶府隸四川道 澤州注見梁武帝大同六年建州

黜涪州刺史周利貞等卜三人

以利貞等天后時酷吏比周興等情狀差輕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質實】涪州涪見晉武帝太安二年

【集覽】草澤猶言田里謂寂寞之地終身勿齒記王制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又曰出鄉不與土齒注齒猶錄也不齒賤也於其鄉中則齒親親也

三月貶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為諸州別駕

御史中丞姜晦以宗楚客等改中宗遺詔當時宰相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奏彈貶之晦又奏安石檢校定陵盜隱官物下州徵贓安石憤恚而卒

【實】姜晦秦州上邽人蒼之弟定陵注見中宗景龍四年

【集覽】定陵中宗陵墓名

【質】

毀天樞

毀武后所作天樞鎔其銅鐵歷月不盡先是韋后亦於天街作石臺頌德至是并毀之

夏五月罷員外檢校官

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毋得注擬時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業為之請敕覆按之姚崇盧懷慎奏御史言是上從之申王成義奏以府錄事為參軍崇等不可事亦寢由是貴戚束手請謁不行

【發明】興治之世其精明氣象必有可觀玄宗初政如相姚崇定官制汰僧尼廢酷吏皆有足取今又罷員外檢校官大書于冊開元之治自此日益進矣使其有始有終常如一日豈不為有唐盛德之主哉

魏知古罷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知古銜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常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

幸苟逐知古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知古竟罷爲工部尚書

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之故謂之過官

質實 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集覽 門下過官唐制凡選事侍郎以下三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

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鄂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業嘗疾上親爲煑藥火爇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而愈鬚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嘗及時政妄結交上愈信重之故讒間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飲博遊獵畜養娛樂之不及以政群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器領岐州成義領鄂州守禮領虢州範領濟州業領同州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王領州者並準此

范氏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弟睦於大姒故慈於子孫以及于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被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彼何哉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成器辭位以授明皇故明皇篤於兄弟之愛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矣然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人夫則以孽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滅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集覽 地逼地位逼迫也蓋宋王成器乃嫡長當立故曰地逼太姒周文王之正妃莘國之長女也姒姓音詳里反充其類孟子滕文篇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又萬章篇充類至義之盡也李氏解云夫所謂充類者謂自其小者充之以至於大自至輕者充之以至於重之謂也

質實 禁中注見宋孝武帝大明六年嶲州注見周顯王八年豳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虢州注見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太和元年高平同州注見開元十一年莘洛州注見晉帝奕

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敕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

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司馬公曰明皇之始欲爲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不慎哉○其後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獅子國求靈藥醫嫗上命監察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胡嫗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喻而罷之

集覽 銜鐙 銜馬勒也字從金從行以行馬者也鐙丁鄧反鞍鐙也 市舶 蠻夷汎海舟曰舶舶音白於海濱置吏以稅海商名曰市舶 在西方之域其地能馴養狻猊因以名國

質實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詩大雅蕩詩之詞 獅子國

書法 書予之也晉武焚雉頭裘於前殿不書不誠也明皇初政勵精誠有崇儉之意故綱目特書之

綱目書焚錦綺三乙未年陳焚文錦隋文帝開皇十五年焚綾文布是年皆予之也舍是無書者矣

辭訥擊契丹敗績詔削其官爵

訥與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將兵六萬擊契丹賓客以為士卒盛夏負甲齎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擊之唐兵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宣道將後軍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制斬之免訥死削其官爵

質實 定州 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灤水 莫詳處所唯有灤河在萬全都司雲州堡北六十里發源炭山冰井亂泉合爲此河北流經古桓州南下流入口北開平界又東南流經永平府遷安縣界至盧龍縣合滦河又南至樂亭縣入于海未知是否姑錄此以備攷焉

襄王重茂薨於房州謚曰殤皇帝

考證 薨當作卒謚當分註○謹按韋氏弒中宗而立重茂韋氏伏誅處重即位廢重茂復為王凡例王侯死皆曰卒曰正統之君廢為王公而死者書卒而註其謚重茂韋氏所立故不書即位者非正統之君也然亦廢為王而死故當從提要

考異 提要薨作卒按凡例王侯死皆曰卒

比例而書薨當作卒註其謚於下

質實 襄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襄陽房州注同上建安二十四年

房陵

書法 書薨何謚為帝者也綱目自分王外其書薨非不成君廢帝廢后則謚為帝為后者也不然則帝母也有功公主也舍是無薨道矣唐會昌以後方鎮大臣有書薨者誤也以皇帝贈謚於是再見

作興慶宮

考異 作上漏圈子

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南曰勤政務本

集覽 花萼相輝義取詩棠棣之華鄂不韡韡燕兄弟之意以名樓

質實 一統志云興慶宮在西安府治東南五里唐南內也玄宗所建內有文泰南薰大同等殿 離宮注見周赧王四十五年 花萼相輝樓在西安府治東南唐興慶宮西南隅勤政樓西玄宗與寧薛諸王篤友愛常登此樓召諸王同榻飲宴勤政務本樓在西安府治東南唐興慶宮西南隅玄宗建每歲千秋節酺飲於樓前

八月出宮人

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無用者載還其家訛言乃息

質實 掖庭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發明 蘇軾有言操網罟而赴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明皇以盛年即位德信未孚故民間有采擇女子之言是未可以家至戶曉也一出宮人而訛言自息所謂止謗莫如自脩明皇蓋得之矣故書以美之

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防禦使擊之

吐蕃衆十萬寇臨洮至渭源掠牧馬命薛訥郭知運王晙帥兵擊之初鄯州都督楊矩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

集覽 王晙晙反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臨洮郡名注見高祖武德六年 洮州渭源縣名注見晉帝奕太和五年 九曲地名注見天寶十二載

以武后鼎銘頒告中外

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玄降監方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司馬公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宰相賀之是侮其君也以姚崇之賢猶不免是惜哉

書法 書譏諛也武氏書頒大雲經玄宗書頒鼎銘皆譏也

敕諸州脩常平倉法

敕以歲稔令諸州脩常平倉法江嶺淮浙劍南下濕不堪貯積不用此例 質實 劍南道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益州

冬十月薛訥與吐蕃戰於武街大破之

吐蕃復寇渭源薛訥王晙帥兵禦之吐蕃十萬屯大來谷晙選勇士七百衣胡服夜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追至洮水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濱戰死以其子忠嗣為尚輦奉御養之宮中命左驍衛郎將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大臣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 質實 武街郡名注見漢後主炎興元年 洮水在臨洮府城西南吐谷渾界一名恒水源出西傾山流經府界 金城公主 金城郡名注見太宗貞觀十八年公主注見天寶十二載王海濱鄭縣人

以郭知運為隴右節度大使

領鄯秦河渭蘭臨武洮岷廓疊洮岷廓疊宕十二州 質實 鄯秦河渭蘭臨武洮岷廓疊宕十二州鄯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 湟中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河注見晉懷帝永和元年渭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南安蘭注見太宗貞觀十八年臨注見秦王政三年隴西武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武都洮注見高祖武德六年岷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洮廓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疊注見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宕注見宋文帝元嘉元年

十二月立皇子嗣真爲鄫王嗣謙爲皇太子

鄫王嗣謙爲皇太子立當作以子上皇字羨嗣謙上當有立字

鄫子國在東海郡

質實 鄫州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四年

上長子嗣真母曰劉華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胡氏曰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爲儲貳其輕宗廟慢神器甚矣嗣謙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之謀而輕賤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集覽 鄫王鄫封邑名本漢琅邪鄫縣正義曰古

考異 立皇子嗣真爲

書法 景雲之篇先書命太子監國重國本也此立皇太子也則曷爲先書鄫王譏也玄宗不勝其私舍長立少先書嗣真爲鄫王所以著太子之爲少子也

置幽州節度經畧大使

領幽易平嬀檀燕六州

質實 幽易平嬀檀燕六州幽注見高祖武德四年易注見周世宗顯德六年平注見秦王政三年北平嬀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檀注見中宗嗣聖十五年燕注見高祖武德九年

書法 景雲元書以薛訥爲幽州經畧節度大使矣此始書置何不常置也至是始有常除故特書置且以志禍始也

乙卯

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爲黃門監

懷慎清謹儉素不昔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饑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謂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我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乎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司馬公曰夫不肖用事爲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罪人也賢智用事爲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誠其權媚嫉以毀其功愎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

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以濟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所謂寔能容之者懷慎之謂矣

漢武帝建元六年賜告委積注見宋主昱元徽二年得色謂容色自矜爲得志也得或作德顏師古曰謂容色自矜爲恩德也娼嫉與冐疾通書秦誓人之有技冐疾以惡之注見人之有技藝則蔽冐疾害以憎惡之是能容之書秦誓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而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注皆樂善之志也是人必能容之

集覽謂告注見

正誤頗有得色今按謂有自得之色

質實齊齡定州義豐人管晏見宋武帝大明二年晏嬰兼之夷維人相齊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盡忠補過名顯諸侯秦誓周書篇名

貶御史大夫宋璟爲睦州刺史

生監朝堂杖人杖輕故也

發明御史大夫風憲之長在漢爲三公之官而使之監校則非其職矣又以杖輕而黜之故書貶書

爵而不書其罪以譏之也

夏四月以薛訥爲涼州大總管郭虔瓘爲朔川大總管

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葛邏祿胡祿屋諸部降唐者前後萬餘帳制皆以河南地處之遣薛訥居涼州郭虔瓘居朔川勒兵以備默啜

集覽葛邏祿突厥諸部之號也胡祿屋本泥熟啜部將之名後以爲部落之號或曰本突厥啜陸部也

質實朔川未詳處所或云即朔州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涼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

山東大蝗

山東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爲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饑死乎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集覽楚莊吞蛭而愈

疾賈誼新書楚莊王食寒葅而得蛭恐左右見而監食不誅則廢法遂吞之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是夜嘔而蛭出久疾得愈蛭音質水蟲也張華博物志蛭三斷而成三物有石蛭草蛭泥蛭一名馬蝗

而致福孫叔敖爲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敖曰聞之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尹

十五年

秋七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書法 日食不應而宰相表賀則日食而應當表弔可也比而觀之姚崇諂君之罪著矣

○九月置侍讀官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爲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爲造腰輿使內侍舁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之

質實 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

禮 褚無量 注見官人

質實 侍讀之名始見于此

書法

發明 自帝學不傳而後君德不古玄宗讀書無從質問始置侍讀之官而又以羸老充選書之于冊雖曰幸之蓋亦惜之也

遣薛訥討突厥

考證 討當作伐

書法 奚契丹吐蕃皆擊此則曷爲以討書突厥請和既稱臣矣於是復圍此庭是叛也故特書討

○郴州刺史劉幽求卒

幽求自杭徙郴憤恚道卒

質實 杭州名注見憲宗元和二年郴州名注見楚義帝元年

書法 刺史多矣卒幽求何志帝之薄也其薄柰何方天星散落幽求實贊大計曆宗疑立太子幽求力言平王太平逆黨又幽求首發其姦有功如此而帝待之薄則帝之私也蓋韋氏既誅帝有自取之志

而幽求則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比曉帝乃僅迎相王入輔少帝而已既而幽求復白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若此皆非帝意此帝所以終外之也書曰柳州刺史劉幽求卒綱目之意微矣

發明 韋氏之亂幽求首建大策太平之逆又發其姦玄宗雖處以相職未幾即遣貶黜畧無少恕之意何哉當臨淄討亂之時意蓋在於自取幽求既不諭此而又力請相王早正大位玄宗是時蓋已深憾於中是以輕於譴逐畧不念其有功當時之人既不能知帝意所在而後來贊唐史者止謂恨其待之太薄而已綱目推求其實故於幽求之卒特揭柳州刺史倫天下之意不然當時刺史逐遠外之意不可知也

以郭虔瓘爲安西四鎮經畧大使

以郭虔瓘爲安西大都護經畧四鎮虔瓘請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皆給遞馱熟食許之將作大監韋湊上疏曰今西域服從雖或時小有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彊幹弱枝頃年以來征行畧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萬人征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儻稽天誅所損甚大縱令必克其獲幾何時姚崇亦以爲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虔瓘復奏奴八人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盧懷慎曰虔瓘恃功侮法不可許也上從之

集覽 遞馱 遞驛遞也 馱唐佐反驢馬

駝駝載物曰負馱 彊幹弱枝 京師爲幹四方爲枝 沙磧悠然唐志西州之西南有南平安昌兩城百二十里至天山西南入谷經礌石磧二百二十里至銀山磧又北庭都護府有小磧又云伊麗河西行千里至碎葉城水皆北流入磧今曰沙磧則沙乃流沙之類自是兩名杜甫八哀首篇贈司空王思禮詩意無流沙磧是也悠然耿邈無期貌

質實 安西都護 注見高宗永淳元年 上年西城國名 注見漢哀帝元壽二年 四鎮 注同 秦隴二州名秦注見光武建武元年 天水隴注同上建武六年 汧

西域八國請降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奉使廓州聽以便宜從事按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

嵩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千里下數百城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等八國請降勒石紀功而還

集覽 拔汗那拔或作枝誤也拔汗那注見中宗景龍二年大食西域國在波思國西都婆羅門

質實 龜茲西域國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傳檄注見楚義帝元年

冬十二月貶崔日知爲歙縣丞

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知反構傑罪侍御史楊瑒廷奏曰若糾彈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貶日知爲歙縣丞

集覽 瑒丑亮反 恐喝喝與愒通音許曷反史記務以秦權恐愒諸侯顏師古曰恐愒相恐脅也 歙漢丹陽地初改鄣郡爲丹陽而丹陽都尉分治歙隋置歙州宋改徽州治歙縣

質實 京兆郡名注見開元十一年崔日知歙失涉反 滑州靈昌人一統志云歙縣秦初所置屬鄣郡以縣南有歙浦故名漢屬丹陽郡爲都尉治晉屬新安郡梁屬新寧郡隋初縣省後復置爲歙州治宋爲徽州治元仍舊本朝因之屬徽州府

丙辰

以韋玢爲冀州刺史

尚書左丞韋玢以郎官多不舉職請汰之尋敕出玢爲小州刺史姚崇言玢以奉公貶黜議者皆謂郎官謗傷恐後來左右丞指以爲戒則省事何從而舉乃除冀州

集覽 玢悲貧反 不舉職舉稱也記明堂位各楊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注楊舉也廢不舉也受廢職之大罰

質實 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

以突騎施部將蘇祿爲金方道經畧大使

突騎施守忠既死部將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樓有西方遣使入見故有是命

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

昕皇后妹夫也與御史大夫李傑不協於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僚

胡氏曰高宗有言雖太子有罪亦不可赦近於公矣而失父子之恩使太子不免於絀死玄宗以重刑加諸后黨之輕罪亦近於公矣而傷夫婦之義使皇后不免於廢殺故幾者動之微不可不慎也

書法 昕恃后黨毆大臣罪也帝罪之公矣其以無罪之辭書何昕信有罪罪不至死也而殺之甚矣

綱目 賞罰之權衡故樊世書殺長孫昕書殺

發明 玄宗初政清明深惡戚里撓權之弊故長孫昕有犯隨即戮之可謂公正之至然昕罪不至死若等其輕重貶竄足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以鄫王嗣真爲安北大都護陝王嗣昇爲安西大都護

質 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

實 二王皆不出閤諸王遥領節度自此始

書法 諸王遥領外鎮始此

以倪若水爲汴州刺史

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爲之然當時猶輕外任揚州採訪使班景倩入爲大理少卿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塵又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賓遣官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陸水傳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爲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縱散其鳥

集覽 鵁鶄音交睛郭璞曰鵁鶄似鳧脚高有毛冠辟火災陸佃云長目睛交故名鵁鶄鸂鶒音奚敕水鳥五色小於鴨埤雅作溪鷩淮賦云溪鷩尋邪而逐害其宿若有敕令故名溪鷩

質 汴州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大梁郡名注見周顯王二卜九年

書法 於是欲重外任特選京官才望者爲之帝可謂知所權衡矣自貞觀二十年以來綱目書以爲刺史者四十餘人自狄仁傑外皆貶黜者以父母斯民之職而以其所貶黜者爲之若此而求外任之重難矣書此蓋予之也

山東復大蝗

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修德以禳之劉憑時嘗捕埋之爲害益甚

拒不從命祟牒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勑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集覽 劉聰 晉惠時擾平陽僭號曰漢

劉聰時嘗捕埋之事在晉愍帝建興四年蝗不入境漢宋均建武中爲九江太守時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界者輒東西散去

質實

書法 三年書山東大蝗矣於是復見故書復

召新除縣令試理人策

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人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坐左遷從愿朝隱典選稱職高宗之世馬載裴行儉在吏部最有名時人稱前有馬裴後有盧李

質實 韋濟 醴泉 陽武人嗣立之子縣名注見中宗嗣聖七年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

夏六月太上皇崩○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

初突厥默啜北擊拔曳固大破之恃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迸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之時子將郝靈荃使突厥得其首拔曳固回紇同羅霫僕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默棘連爲毗伽可汗以闕特勒爲左賢王專典兵馬

集覽 拔曳固 注見太宗貞觀元年拔野古 迸卒頡質 畧 迸卒散走之卒也名頡質畧 子將 子者人之嘉稱將者官稱也舉其官而稱子焉後靈荃改授郎將 回紇 注見太宗貞觀元年 同羅 注同上年 霫 注同上年 僕固 注同上年 闕特勒 突厥俗稱子弟曰特勒闕名也 可汗 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質實 突厥 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秋八月遷中宗於別廟

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中宗神主於別廟奉睿宗神主祔太廟從之

突厥降户叛命薛訥等追討之

突厥默啜既死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毘伽可汗患之默啜時牙官暾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畧國人信服之毗伽乃召以爲謀主突厥降户處河曲者多叛歸之并州長史王晙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率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乃是畜養使爲間諜日月滋久奸詐愈深願集兵衆徙之内地漸變舊俗皆成勁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疏奏未報降户果叛命朔方大總管薛訥討之王晙亦引并州兵追擊破之單于副都護張知運不設備爲虜所擒將軍郭知運邀擊破之張知運乃得還上以其喪師斬之毗伽謀入寇暾欲谷曰唐王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我衆新集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立寺觀暾欲谷曰突厥人徒不及唐之百一所以能與爲敵者正以隨逐水草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彊則進兵弱則竄伏故也若變舊俗必爲所威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乃止

集覽 河曲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質實 間諜注見漢王邦三年 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

冬十月葬橋陵

質實 一統志云橋陵在西安府蒲城縣豐山

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

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鬻以辦喪事

質實 老蒼頭注見漢光武建武五年

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爲西京留守

姚崇無居第寓居開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崇固辭上曰設四方館爲官吏也使卿居之爲社稷也恨不可使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彝昇頗受賂遺爲時所譏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事覺當死崇復營救上不悅會曲赦京城特赦杖誨流嶺南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内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

范氏曰 昔申棖以慾不得爲剛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慾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

知賢矣

集覽 彝昇崇二子風度凝遠風采度量凝固遠大

質實 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廣州注同上年申棖以慾不得爲剛申棖魯人孔門弟子孔子嘗言吾未見剛者或以棖對孔子謂棖也慾焉得剛後世追封上蔡侯

書法 自隋世以來京尹不書書留守代王侑重留任也唐有天下且百年京尹無聞焉蓋至是四書留守矣房玄齡劉仁軌蘇良嗣宋璟綱目於此致意管鑰之任夫豈輕哉

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爲黃門監蘇頲同平章事

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扁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范氏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璟與頲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頲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爲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過其父矣上嘗令璟及頲制皇子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號進璟頲奏曰七子之均養著於國風今制名號各三十餘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也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于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群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

矣廣州請爲璟立遺愛碑璟請禁之以華諂諛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璿獻所爲文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宜從舉選不可別奏

集覽 僕射謂蘇瓌黃門謂蘇類開元初改門下省爲黃門省七子之均養詩凱風美七子能盡其孝道體貌大臣謂加容貌以敬之

質實 徼倖注見宋孝武帝大明二年

罷十道按察使○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舊制六品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書法 良法也故特書始

丁巳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考異 行幸二字當作帝如

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爲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朽腐而懷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於大極殿更修太廟耳上大喜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閤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苻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遂幸東都

胡氏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邪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嘗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上過崤谷道陜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頲使官宋璟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

質實 苻堅畧陽氏人晉升平初弒秦王生自立爲天王太元中八冠敗績爲後秦王姚萇殺之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崤谷注見漢安帝元初二年

書法 上書太廟四室壞下書行幸東都是壞不以行故矣然則無譏歟春秋書世室屋壞譏慢也況太廟方壞而行幸自如則其爲忽崇廟益甚矣姚崇賢相於是凡三獻諫惜哉終綱目宗廟書壞三漢宣

帝本始四年是年五代壬子年蜀大水壞其太廟

發明 春秋文公十三年書世室壞而左氏以爲書不恭公穀以爲譏不修誠以有國之君莫重於宗廟而至於圮壞則其怠慢爲如何哉玄宗之時太廟室壞此莫大之變也彼姚崇者素以諂君爲事日食不應則表賀吊銘偶合則表賀既有以蠱其君之心矣今玄宗當此大變乃欲行幸始焉問之宋璟蘇頲二人對以三年之制未終災異爲戒願且停車駕其說甚正使崇亦能以此意告之猶或可以少警其君今乃以壞與行會爲言則是逢君之惡而遷就其說以合之也誣罔甚矣故綱目於此書太廟四室壞於上書行幸東都於下則見玄宗不終禮制不畏天戒不敬宗廟輕事遊幸一舉而四失皆具而唐人簡於宗廟不以時加葺治之罪又自見矣吁

二月復置營州

奚契丹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請復營州制置營州都督於柳城使慶禮築之三旬而畢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質實 貝州注見漢安帝建光元年宋慶禮洛州永年人

集覽 制置屬下句制敕也敕令置立營州都督

秋七月放太常卿姜皎歸田

考異 提要太常作宗政

初上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太甚非所以安之上以爲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皎宜放歸田園勳封如故

集覽 南陽故人漢光武南陽人嚴光字子陵光武之故人也除爲諫議大夫光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正誤 南陽故人今按光武南陽故人立功爲官不令與政得保福祿者皆是也不當專指嚴光

質實 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諸將謂韓信彭越英布輩事在高帝十一年南陽故人以優閑自保故人謂鄧禹李通賈復輩事在光武建武十三年

以張嘉貞爲天兵軍大使

嘉貞上言突厥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乃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

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

質實 太原府名

以明堂爲乾元殿

太常少卿王仁惠奏則天明堂窮極奢侈不合古制密邇宮掖人神雜擾制復以爲乾元殿正至受賀季秋大享復就圓丘

集覽 大享奉上之謂享享通作饗禮書大饗之禮正義曰大饗即食饗也變食言大崇其名故也不尚重味故食言大此言禮盛不作至味之事

正誤 大享今按大享乃祀神之享如武后大享萬象神宮即明堂也

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群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

武后以法制群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集覽 豸冠豸音宅買反異物志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鬬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楚懷王嘗獲之以爲冠執法者服之故名法冠一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一纚爲展筒鐵柱卷

對仗 注見高宗永徽五年仗下

專君 西漢司馬相如傳適足以專君自損也注專占貶字史記本傳作貶君一本作專君音訓同

正誤 大臣不得專君今按相如傳專君自損本作專非專字也此言中書門下奏事諫官史官隨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專乃專擅之專集覽不詳上文謂爲貶君何哉

書法 良法也此令一出則史無不記之事臣無私謁之言朝廷清明矣故書予之

發明 開創之君有典則以垂後清明之世無詭祕之私情太宗令諫官史官隨宰相入閣議事治致

太平自高宗昏庸失德此制遂泯今宋璟輔政首復舊規雖未能盡如貞觀之盛亦庶幾焉耳大書于冊蓋美之也

謫孫平子爲都城尉

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躋僖公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況弟臣於兄乎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群臣駁議遷中宗入太廟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以爲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爲君若數以爲代則無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故爲中宗特立別廟非躋睿宗於中宗之上也平子誣罔聖朝漸不可長然時論多是平子故議久不決獻頻之從祖兄也故頻卒從其議平子論之不已謫都城尉

集覽 譏魯躋僖公 春秋文二年躋僖公注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先禰而後祖也注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於文公亦猶祖也 都城 康州邑名也城本作成史記侯者年表漢昭帝封金安上都成侯索隱曰屬潁川

質實 伊闕 縣名 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祖禰 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一統志云 都城 唐之縣名屬康州宋省入端溪縣故址在肇慶府德慶州東八十二里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祕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頗散闕請選學士整比校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知章等二十二人於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褚無量爲之使無量卒國子祭酒元行冲代之九年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

集覽 整比 校次之也比毘至反

六年春正月禁惡錢

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歛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宋璟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充官用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粟十萬石糶之以歛人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質

實 惡錢 謂鉛鐵相雜及摩質取鉛盜鑄者

徵嵩山處士盧鴻爲諫議大夫不受 質實 嵩山 注見中宗嗣聖十二年 處士 注見周赧王元年 盧鴻 幽州人

書法 書予之也綱目書徵士二十有一書不至者八書不屈不就不受不食而卒各一 詳漢光武建武五年

○夏四月敕度鄭銑郭仙舟爲道士

河南參軍鄭銑朱陽丞郭仙舟校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爲道士

質實 河南 府名 注見秦莊襄王元年 詳沿革 校匭 注見中宗嗣聖三年 道士 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 朱陽 縣名 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

書法 書敕度何美之也鄭郭獻詩志崇道法蓋執左道以蠱惑其君者也黜爲道士足以懲姦人矣

故綱目特書敕度是時玄宗初政清明故有此敕後二十年則有玄學博士之置矣

發明 書敕度鄭銑郭仙舟爲道士以文觀之似若崇尚異端者而不知二人從官于時獻詩見志乃溺於虛無之學故玄宗特以是黜之與太宗之聽蕭瑀出家無異亦可以警流俗矣

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

胡氏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鄉飲酒者古鄉禮也然必先制民之產使安土樂業急政暴賦無施於其間設爲庠序學校教以人倫且興其賢能出長而入治之然後禮樂可行鄉飲酒者其一條也人道所急有冠有婚有喪有祭有燕有射有鄉飲酒其緩急則又有序矣今獨舉鄉飲酒而行之他皆不及焉安能有益於百姓哉秖爲繁文末節而已矣 集覽 鄉飲酒禮 禮季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爲主人鄉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爲賓其次爲介爲三賓爲衆賓賓主無飲則司正北面揚觶而戒之以忠孝之本唐制州貢明經秀才進士身孝悌旌表門閭者行鄉飲酒之禮皆刺史爲主人先召鄉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

為賓其次為介又其次為衆賓與之行禮而賓舉之山堂攷索曰正義曰鄉飲酒一篇凡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也四則黨正蜡祭飲酒也總而言之皆謂之鄉飲酒

賞 設為庠序學校教以人倫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書法 鄉飲酒古之所以序長幼也終綱目千數百年行此禮者開元而已雖舉一廢百而綱目書之其亦餼羊之微意歟

始加賦以給官俸

唐杭州縣官俸皆令富戶掌錢出息以給之多破產者秘書少監崔沔請計州縣官俸於百姓常賦之外微有所加以給之從之

書法 官俸未有書所出者書加賦何譏也國之有賦以給公上之用百官之祿也唐初制賦不為輕矣當是時未有養兵之費也而官俸又取之息錢是常賦專以給公上爾人主之心安得不侈乎息錢既弊盡亦以常賦通融給之又加賦焉民之不堪可知矣故特書始終綱目官俸書所出者二是年代宗廣德二年稅青苗錢給官俸皆譏也

發明 官俸當給則官給之可也若宮中歲計不足則當量入為出會計而均通之足矣今崔沔乃請於常賦之外徵有所加以給之則是公家有給俸之名而其實出於他人爾取他人之物以示己恩固不若不給之為愈然則書始加賦以給官俸豈不深為可戒而適足為笑哉

冬十一月帝還西京○吐蕃請和

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及令彼此宰相皆著名其上

以李邕鄭勉為遠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先為河南尹

宋璟奏邕勉並有才畧文詞俱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以爲渝峽刺史大理卿元行冲不稱職請以朝隱代之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爲河南尹皆從之

在遼西臨渝東出塞隋置渝州案峽州秦將白起攻楚燒夷陵即其地周以居三峽之口因爲峽州

集覽 渝峽 渝水

渝峽 二州名渝注見周顯王八年巴郡峽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夷陵

質實

己未

七年夏四月祁公王仁皎卒

祁州名注見中宗嗣聖八年義豐

仁皎后父也其子駙馬都尉守一請用竇孝諶例築墳高五丈一尺上許之宋璟蘇頲以爲準令一品墳高一丈九尺其陪陵者高出三尺竇太尉墳議者頗譏其高大至韋庶人崇其父墳以自遠禍豈可復踵爲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之美耳上說曰朕每欲正身率下況於妻子何敢私之卿能固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望也

集覽 陪陵 陪侍也陪葬於君后之陵墓者竇孝諶岐州人毅之後竇太尉謂孝諶也

質實 祁州名注見中宗嗣聖八年義豐

五月朔日食

上素服以俟變徹樂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饑乏勸農功宋璟奏曰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脩德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除讒慝所謂脩德也君子恥言淳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數下制書也

集覽 人隱 隱幽也間闕之陋人主所難知者女謁 婦人請託也言淳於行 淳過也行言迹也謂所言過於所行也或曰淳者如物之淳於水上不著實也

正誤 勤恤人隱 今按人隱民之憂戚也唐諱民字多作人

質實 日食 注見漢惠帝七年月食 注同上年

秋八月敕五服並從禮傳

右補闕盧履冰言禮父在爲母服周年則天改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議褚無量是履冰議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也俗情膚淺一紊其制誰能正之

集覽 則天改服三年 高宗時請自今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 厭降之禮 厭損降下也禮子爲母服齊衰三年父在則厭降服齊衰期也喪服小記注父在厭也厭一妾反

又於豔反

九月徙宋王憲爲寧王 質實 寧州名注見肅宗上元元年

憲成器改名也上嘗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其餘於實怒欲殺之憲諫曰陛下窺人過失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下惡棄食者爲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失其本乎上大悟遽釋之是日宴飲極歡上自解紅玉帶以賜之

以突騎施蘇祿爲忠順可汗

甲申

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頲罷

上以王仁琛潘邸故吏墨敕與五品官宋璟白仁琛卿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社輿言乞下吏部檢勘苟無負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藝親之故固應微假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敕一皆杜絕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貪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戲狀戲於上前問戲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寃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爲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頲施錢禁而惡錢復行矣胡氏曰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優人中傷安知非楊思勗之徒懷宿憾而甚使爲之乎姚崇張說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蘇頲介然守正故斥而不復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論賢相姚宋並稱姚非宋公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乃以與璟同日而罷矣

集覽 大明臨御東漢馬融傳大明生東注大明也臨御義取尚義臨下御衆斜封墨敕中宗時公主嬖幸皆依埶用事於側門請謁受財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以付中書時號斜封宜知不出正敕天子敕書頒中書省宣署申覆然後施行謂之正敕玄宗覺知宋璟必不肯降出正敕遂從其奏戲狀戲之形狀也詩大雅旱戲爲虐注戲音跋旱神

也神異經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魁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中傷中竹仲反陰中害之也戰國策曰必中於趙矣注猶射中的也甚使甚渠記反教也謀也

正誤 吏部望付吏部知不出正敕從之今按知字當屬上文爲句璟謂望以薛嗣先事付吏部知之從主者施行不別其敕也正敕猶通鑑乾元二年肅宗所謂正言也

質實 優人即伶官注見高宗咸亨三年

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

初嘉貞爲天兵軍使入朝有告其奢僭賊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其人遂得戮死上以嘉貞爲忠用之

夏五月復置十道按察使○以源乾曜爲侍中張嘉貞爲中書令

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之士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於是出者百餘人嘉貞寅事強敏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呂太一負嘉靜崔訓與論政事四人領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集覽 員王問反姓也

質實 俊乂釋名云才過千人曰俊乂治也

六月瀍穀溢

考異 溢上當有水字疑漏

質實 瀍穀二水名瀍注見梁武帝大同九年穀注見漢王邦二年

深溺幾二千人

朔方大使王晙誘殺突厥降户僕固勺磨

突厥降户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晙言其陰引突厥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勺磨而殺之拔曳固諸部聞之皆懼并州長史張說引二千騎持節即其部落慰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必不畏刺此吾效死之秋也諸部由是遂安

集覽 勺磨都督名也勺職各反

質實 受降城注見中宗景龍二年朔方郡名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

野馬必不畏刺未詳其義

書法 凡書誘殺譏也書大使甚譏之也君曰以中國大使而行詐於降人可愧甚矣

發明 誘殺之非前已論之詳矣書大使而誘殺突厥降户尤可恥也

冬十月流裴虛已於新州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群臣交結駙馬都尉裴虛已與岐王範遊宴私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昏上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彊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責兄弟也

質實 讖緯注見齊武帝永明三年 新州注見梁武帝大同七年

十一月突厥寇涼州

先是王晙奏請西發拔悉密東發奚契丹掩毘伽於奚落水上毘伽大懼晙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孰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好利得晙之約必喜而先至晙與張嘉貞不相悅奏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朔方奚契丹兵不至拔悉密退毘伽欲擊之暾欲谷曰此屬去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嚇之先分兵間道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入盡爲突厥所虜暾欲谷還出赤亭掠涼州河西節度使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邀之大敗毘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

集覽 拔悉密北狄種名拔音跋輕而輕去聲左傳戎輕而不整注輕不持重也 牙帳帳謂旃帳虜俗於帳前立纛爲牙門故曰牙帳

質實 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

辛酉

九年春正月改蒲州爲河中府置中都

蒲州注見周赧王十二年

○二月以宇文融爲勸農使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户口逃移巧僞甚衆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僞之法以聞制州縣逃亡户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謫徙邊州以融充使

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户免六年賦調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上疏言之坐貶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户爲客凡得户八十餘萬田亦如之

質實 陽翟縣名

注見周安王二年

突厥遣使求和

突厥毘伽遣使求和上賜書諭以曩昔和親華夷安逸默啜無信數寇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元今可汗復蹈前迹掩襲甘凉隨遣求好國家天覆海容不追往咎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煩使者徒爾往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之

質實 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甘凉二州名甘注見晉安帝隆安三年張掖凉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

夏四月敕舉縣令

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縣令一人視其政善惡爲舉者賞罰

集覽 四府上佐四府京兆

河南河中太原也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

六月罷中都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秋七月蘭也州胡康待賓反王晙等擒斬之

初蘭也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户同反攻陷六胡州有衆七萬命朔方大總管王晙太僕卿王毛仲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共討之晙攻待賓擒之集四夷酋長曉斬之先是叛胡潛與党項通謀攻銀城連谷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党項更與胡戰胡衆潰說安集党項使復其居業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以撫其餘衆

集覽 阿史那獻阿史那突厥三字姓獻其名也

質實 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党項西羌別種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銀城注見漢宣帝甘露三年光祿塞一統志云連谷隋之鎮名唐改爲縣宋政和中廢故址在延安府神木縣舊麟州北

一十星 漢之五原西河二郡地後周爲銀勝二州地屬雕陰郡 合河關 在太原府興縣北乃唐時所置 麟州 本隋仍舊唐開元初置麟州後改新泰郡尋廢乾元初復爲州宋初移治吳兒堡尋陞建寧軍端拱初改鎮西軍元於此置雲州後改爲神木縣 本朝因之改屬延安府

九月朔日食○康待賓餘黨復叛貶王晙爲梓州刺史

待賓之反詔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與王晙討之晙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敕知運還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晙不協晙所招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虜以晙爲賣已由是復叛晙遂坐貶 質實 梓州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漢

梁文獻公姚崇卒 考異 此誤書謚 考證 當去文獻二字分註謚文獻

崇遺令曰佛以清淨慈悲爲本而愚者爲經造像冀以求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戚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冥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於家永爲後法以張說同三品○以王君㚟爲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君㚟與郭知運皆以驍勇著名爲虜所憚至是知運卒君㚟自麾下代之 集覽 君㚟 敕畧反 質實 麾下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新作蒲津橋 質實 蒲津 橋 注見梁武帝大同元年

書法 西晉之初書作河橋矣於是復書蒲津皆津要也終綱目書作橋三晉初甲午年是年憲宗元和八年吐蕃烏蘭橋

○安州別駕劉子玄卒 質實 安州 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

子玄即知幾也以字行初著作郎吳競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

殊不相借競起對曰此此競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競改數字競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書法 別駕未有書卒者卒子玄何錄良史也綱目卒卒別駕一而已

集覽 史草撰史之草本

造新曆及黃道遊儀

太史言麟德曆浸疎日食屢不效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候七政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一尺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寸九分極高四十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州晷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見大率去南極二十度已上皆見

集覽 僧一行更造新曆 一行名也姓張氏鄴國公公謹之孫爲僧隱嵩山詔新造曆一行於是推大衍數立衍以應之撰開元大衍曆道士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時洛陽閣造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梁令瓚造黃道遊儀 一行改造新曆欲知黃道進退而太史無黃道儀梁令瓚以木爲遊儀一行是之乃奏曰李淳風黃道儀法頗難術遂廢臣更造遊儀使黃道交於奎軫之間內施白道月環簡而易從其儀以古尺四分爲度旋樞雙環其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縱八分厚三分直徑四尺五寸九分古所謂旋儀也案李淳風黃道儀以玉衡璇璣表裏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次其內曰三辰儀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四遊者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徧也舜典璿璣玉衡下蔡氏傳頗詳 南宮說南宮復姓說名也 河南北平 河南即洛州也玄宗改河南府北平郡屬幽州今定州北平縣是 日晷 樞要云日光曰景日影曰晷晷長則表影短晷短則表影長 極星 是爲北辰其星有五在紫微中天運大窮三光迭曜而極星不移 陽城 注見秦二世元年文公語錄曰今之地中與古不同漢時陽城是地中宋朝岳臺是地中已自差許多 浚儀岳臺 岳臺在開封府浚儀縣浚儀注見

漢明帝永平十二年朗州朗本作閬秦巴郡閬中縣也唐改閬州在利州東路蔚州本代地周宣帝置蔚州今屬上都路飛狐縣在其南交州本百粵地漢武置交州隋改廣州屬廣東道老人星下衆星天官書南極老人老人見治安不見兵起正義曰老人一星在弧南一曰南極為人主壽長之應常以秋分之曙見於丙春分之夕見於丁不見人主憂也其下衆星古未名者史云乃渾天家以為常沒地中者

正誤 河南北平地今陽城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一統志云浚儀

質實

書法 書曆多矣唯太初書造於是復見予一行也後此則唯王朴欽天書作蓋皆予之渾儀必書重象器也終綱目書渾儀四書儀一詳宋丙子年儀

壬戌

十年春正月幸東都 **考異** 此句上漏帝字幸當作如○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節度使

置朔方節度使領軍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二軍三受降城以安相張說兼領之 范氏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而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夫宰相百官之首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也

質實 夏鹽二州名注見德宗貞元三年

五月伊汝水溢 **質實** 伊汝二水名伊注見漢高后三年汝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

漂溺數千家

六月博州河決 **質實** 博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東郡

書法 自王莽辛未書河決其後無書者至是七百餘年始復一書豈王莽不塞之私反足以便水之

性數

○制增太廟爲九室

增太廟爲九室遷中宗還太廟功宗德其廟不毁則無世數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明皇始爲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亦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爲後世之法者盡矣唐制何所取乎

范氏曰天子七廟而祖

質實

七廟注見宋明帝太始七年

書法

書譏非古也古者天子七廟唐遷中宗而祀之別廟非矣於是復還太廟而增爲九室則中庸昭穆之次必有所處可也其如庚古何哉凡增者不宜增者也是故漢壇場珪幣書增文帝十四年唐太廟九室書增是年宗廟籩豆書增開元二十四年皆譏也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討平之

質實

安南府名注見宣宗太中二年

書法

書遣內侍何譏也亂既平矣何譏焉輕國體重閹權兩失之矣內臣總兵始此故謹書之綱曰內臣以軍功見者三是年十六年再書傳宗中和元年揚復光○此後世內臣專兵之始真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玄宗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玄宗用楊思勗始

發明

春秋襄十八年諸侯伐齊從齊師齊有寺人鳳沙衛者連大車塞隧而殿齊臣殖綽郭最謂之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夫以寺人殿師若未甚害而齊人遽謂辱國誠以刀鋸之餘不過供戶婢灑掃之役若與聞軍政則是國爲無人此殖綽郭最所以深惡之也嗚呼諸侯且爾況天子乎唐之玄宗削平內難興復唐室勵精爲治幾致太平可謂盛天子矣然寵任宦者遂爲亡國之本有如安南之亂豈無將臣可遣而必以內臣爲之是以綱目於此特書內侍以志其失其爲宿沙衛也大矣然則以內臣而總王師勝負皆辱何待他時魚朝恩吐突承璀田令孜之徒而後知其辱軍政哉

○杖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

質實

欽州注見隋文帝開皇十七年

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密謀及即位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

淺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挾而流之卒於道敕宗戚自非至親無得往還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之家

比庭節度使張嵩擊吐蕃大破之

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求救于嵩嵩遣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倍道合擊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集覽 小勃律京兆七千里而羸其王姓沒名謹忙小勃律西域國名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奏罷邊兵二十萬人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且黨悉平徙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彊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爲疑說曰臣久在彊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乃從之

質實 許汝唐鄧仙豫等州許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長社汝注同上建武二年溱縣唐注見齊武帝永明五年汝陽鄧注見周赧王十四年穰仙未詳沿革豫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汝南

始募兵充宿衛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畧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蒐氏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爲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隳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下能復則說之爲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簡之制此後世所以多亂也

集覽 府兵唐初置府兵以驃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天下既定改驃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後太宗更統軍爲折衝都尉別將爲果毅都尉諸府總名曰折衝府天下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號而關內

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凡府有三等兵千二百人爲上千人爲中八百人爲下不問色役七制作簡色役注簡

徭省也色役謂諸色雜徭役

書法 志府兵所以廢也故特書始

冬十月復以乾元殿爲明堂 質實 明堂注見漢武帝建元元年

書法 武氏毀乾元作明堂則新之矣帝以不依古制復廢爲殿似也別議新之豈無其地於是廢已六年復爲明堂則人神之瀆益甚矣又十六年而復毀爲殿謂之何哉故已卯復脩東都明堂不書以爲不足書也故削之

○十一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户○十二月永穆公主適王鈞 考異 永上漏以字

敕以永穆公主下嫁資送如太平公主故事徭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敗柰何以爲法乎上遽止之 質實 一統志云永穆隋之縣名屬巴州唐屬通州宋始改永睦元省之故址在夔州府達縣西一百里

書法 於是敕資送如太平以一行諫而止書美之也

癸亥

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爲太原府置北都 質實 潞州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

書法 潞州何潛潘也高帝之沛光武之舂陵則帝鄉也潛潘耳而復焉亦濫恩矣故書譏之

○二月張嘉貞罷

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祐贓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爲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卿巡北邊聞姜皎杖於朝堂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柰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

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爲之若大臣皆可答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

質實 左遷注見漢宣帝元康二年廣州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刑不上大夫注見漢文帝六年

祭后土於汾陰

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於上曰汾陰脽上有漢后土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脩之爲農祈穀上從之

集覽 汾陰脽上注見漢武帝元鼎四年

質實 晉陽縣名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漢后土祠注見漢武帝元鼎四年

貶王同慶爲贛尉

坐爲平遥令廣爲儲偫煩擾故也

集覽 贛尉 贛縣之尉也漢地志豫章有贛縣注贛音紺如淳曰音感章貢二水合流漢即其間立縣因名焉晉立南康郡隋置虔州宋改贛州

質實 一統志云贛漢之縣名屬豫章郡東漢屬廬陵郡吳屬南部都尉晉始爲南康郡治隋初改南康縣後復爲贛縣唐爲虔州治宋元仍舊本朝因之爲贛州府治仍屬焉

集覽 平遥 古地名漢爲平陶縣屬太原郡東漢屬西河郡晉屬太原國後魏以太武名壽改平遥縣屬西河郡後周省隋復置屬介休郡唐屬介州貞觀初屬汾州後屬太原府宋金仍舊元屬汾州本朝因之仍屬焉

以張說兼中書令○罷天兵大武等軍○三月帝至西京○夏四月以王晙同三品兼朔方軍節度大使○五月置麗正書院

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或脩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

書法　書美之也太宗書弘文玄宗書麗正皆美之也終綱目書書院一而已○書書院始此

秋八月敕州縣安集逃戶

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宜令所在州縣安集遂其生業

尊獻祖懿祖祔于太廟

宣帝爲獻祖
光帝爲懿祖

冬始置長從宿衛

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役使

集覽　京兆蒲同岐華　京兆今西安府是蒲漢天水郡漢扶風郡魏改岐州唐改鳳翔府華即華陰魏改華州郡名本周之王畿地秦置內史以領關中漢初置渭南郡尋罷郡復置內史景帝分置左右內史此爲右內史武帝改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東漢於此置雍州尋罷三國魏改尹爲守晉置雍州理京兆未幾爲劉石苻姚所據後魏仍置雍州尋改爲京兆郡唐初復爲雍州又改京兆郡尋復雍州開元初改京兆府自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唐並都於此唐末爲佑國軍五代梁改永平軍後唐復爲京兆府晉改曰昌漢改曰永興宋仍爲京兆府屬永興軍路金屬京兆府路元改安西路後改奉元路本朝改爲西安府隸陝西道

蒲州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同州名本周之大荔國秦爲內史地漢初置河上郡後爲左內史武帝時改左馮翊三國魏爲馮翊郡後魏兼置西華州西魏改爲同州取禹貢澧水攸同之義隋罷州復置馮翊郡唐初復爲同州治馮翊縣天寶初復爲馮翊郡乾元初復爲同州後爲匡國軍五代梁改忠武軍後唐復舊來改定國軍屬永興路金屬京兆府元仍爲同州以馮翊縣省入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岐州名注見周顯王八年華州名本周時鄭桓公始封之地其地亦名咸林秦爲內史地漢魏晉並爲京兆弘農二郡地後魏置華山郡又改東雍州西魏改爲華州隋省後置華山郡唐復爲華州垂拱初改太州天寶初

質實　蕭嵩蘭陵人梁明帝之後一統志云京兆

改華陰郡後復爲華州乾寧中陞興德府又爲鎮國軍五代梁改威化軍唐復鎮國軍宋改鎮潼軍金改金安軍元復爲華州後以鄭縣省入本朝因之屬西安府

書法 志府兵所以終廢也故再書始

發明 府兵唐之良法也然久而不能無弊要當舉其偏而補之足矣不是之思乃輕於變法果何意哉綱曰前書始募兵充宿衛此書始置長從宿衛始之一詞所以志變法之端使後人得以推考焉耳世是責者豈非張說乎

十二月貶王晙爲蘄州刺史 質實 蘄州注見陳宣帝○太建五年齊昌

政事堂爲中書門下

張說奏改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甲子

十二年春三月以杜暹爲安西副大都護

初監察御史杜暹因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關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爲之 質實 杜暹濮州人安西都護注見高宗永淳元年

書法 於是都護闕暹以母憂詔起復爲之不書起復何金革事也綱曰書起復皆譏辞惟袁粲以國難杜暹以金革無譏也故不書

夏五月停按察使

書法 自景雲二年至是十四年凡三置三罷及三年而復置政令之不一甚矣

○復以宇文融爲勸農使

制聽逃户自首闕所在開田隨宜收稅毋得差科征役租調一皆蠲免遣宇文融巡行州縣議定賦役

書法 書復以何貳過也帝之興利始益急矣

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爲諸州刺史

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今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

實　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質

秋七月以楊思勗爲輔國大將軍

考異　揚字上當加內侍二字疑漏

溪州蠻覃行璋反以思勗爲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

質實　一統志云溪州古蠻夷地春秋楚國之境秦屬黔中郡漢以後爲武陵郡地隋爲辰州地唐天授初析置溪州或爲灵溪郡五代時屬楚馬氏宋初爲永順州及上中下溪三州嘉祐中溪州刺史彭仕羲叛臨以大兵仕羲降熙寧中築下溪州城賜名會溪隸辰州元時彭萬潛自改爲永順芋處軍民安撫司後彭天寶又改宣撫司本朝初內附後陞爲永順芋處軍民宣慰使司隸湖廣都司

書法　自單超始書爲將軍至張讓再見力士三見然未稱大將軍也宦者稱大將軍始此自是高力士程元振大將軍楊復恭上將軍不可勝書矣綱目宦者稱大將軍三稱上將軍一○內臣爲將軍稱大始此

廢皇后王氏

姜皎既得罪王皇后愈憂畏不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爲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爲庶人守一賜死廢后尋卒後宮思慕不已上亦悔之

質實　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

所震之木

集覽　霹靂木雷

書法　於是后兄守一爲后祈祭書上名使后佩之則后亦不爲無罪矣其以無罪之辭書之何誅意也自惠妃嬖而后有必廢之勢上之欲廢后數年矣不爲是也綱目深探其情故書曰廢皇后王氏

八月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

融爲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先牒上勸農使然後申上書省司亦待融指揮然後處決上將大
壤四夷急於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
宮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畏之
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爲括客免稅不利
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
爲華州刺史

集覽 括客 括檢也客謂避役逃戶非土著也籍外田 見存籍內者爲正田籍外括出者爲羨田皆民所隱匿者

冬十一月帝如東都

質實 東都 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群臣請封禪

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爲之由是與說不平

書法 書群臣請何罪請者也自是帝之驕心始放矣免於責者其源乾曜乎

質實 封禪 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

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

乙丑

更命長從宿衛爲彍騎

總十二萬人分隸十二衛六番

集覽 彍騎 彍苦郭反滿張弩也彍騎一曰射騎其法十人爲火五火爲團皆有酋長又擇材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十二衛六番唐百官志八衛各有左右曰左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共十六衛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須故但十二衛每衛萬人分爲六番番者更代宿衛也

選諸司長官爲諸州刺史

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百官餞於洛濱供帳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別駕

質實 洛濱 洛水之濱注見漢高后三年 怏怏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睦州 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子孫 [質實] 禁錮 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 ○夏

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李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爲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時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李士六品以下爲直李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

[書法] 魏明更崇華殿爲九龍不書書崇華此其書更名何嘉興賢也至書名其宮華清則大非今日之玄宗矣

遣使如突厥

張說以大駕東巡恐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入邊召兵部侍郎裴光庭謀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是懼非所以昭盛德也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狄君長無不偕來可以偃旗卧鼓矣說即奏行之上遣中書直省袁振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

[質實] 裴光庭聞喜人

[集覽] 升中于天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

[質實] 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

[質實] 注見昭宗乾寧四年

[質實] 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質實] 注見秦始皇二十

[質實] 阿史德頡利發其一也

[質實] 阿史德虜三字姓也突厥大臣之官稱凡一十有八等

[質實] 小殺突厥君長名

[質實] 泰山注見秦始皇二十

[質實] 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

[質實] 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

[質實] 注見秦始皇二十

[質實] 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

[質實] 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

[質實] 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

冬十月作水運渾天成

質實 水運渾天注見漢順帝陽嘉二年

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一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爲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十一月封泰山

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供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爲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群臣於是親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群臣祀五帝於壇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百神於天齊王張說多引兩省吏及朝覲放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張說多引兩省吏及所親攝事禮畢惟恩往往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令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胡氏曰玄宗于是侈心未彰方降詔皆不奏祥瑞其意亦可尚矣張說無故建議東封以啓驕怠之原忠賢愛君果如是乎而明皇自謂吾爲蒼生祈福者則亦惑之甚矣夫福非可求而取之之物也百姓之所謂福曰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耳苟能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泥金檢玉而謁之於天乎

集覽 玉牒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 社首山名注見高宗麟德二年泥金檢玉注見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

質實 法駕注見漢高后八年賀知章越州永興人昊天上帝注見隋恭帝義寧二年五帝注見漢文帝十五年皇地祇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朝覲注見陳宣帝太建九年

發明 前書群臣請封禪蓋專罪群臣之諛耳此書封泰山文無貶辭亦足見出於玄宗之本心安而行之者也是時張說首倡諛議使宋璟當國必無是舉故君子以其時及其事觀之又可以知宰相之賢否矣

以王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

初隋末國馬皆爲盜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太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爲閑廐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爲群望之如雲錦如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質實 牝牡釋名云雌曰牝雄曰牡

車駕還幸孔子宅 **質實** 孔子宅注見漢章帝元和二年闕里

書法 漢明帝幸孔子宅書諸唐高祖太宗幸國子監亦皆書諸此其書幸何誤也或曰誠不足也故從其恒辭

發明 漢肅宗特書諸孔子宅今此乃書幸何耶意者玄宗尊師重道之誠不及肅宗故變文書幸以見其過自尊之意耳不然何書法之美也

○至宋州

宴從官於宋州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獻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寘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冠泚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丘爲尚書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刺史

集覽 餼牽詩箋云牛羊豕爲牲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疏云牲可牽行餼是已殺告成以成功告天曰告成

質實 宋州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睢陽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魏州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濟州注見晉帝奕太和元年高平定州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中山

十二月帝還東都○分吏部爲十銓親決試判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爲十銓以礼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競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鬬死之人況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集覽

不對錢穀漢文問丞相陳平錢穀之數平曰陛下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不問鬬死漢宣時丞相丙吉出見鬬死者橫道不問而去

質實 禁中注見采孝武大明六年

書法 親決何譏也決試判有司事也而親之下行甚矣故書親親者不宜親者也

發明 人主之職論一相乃下侵銓選之事何哉故特書親決試判以譏之

大有年

集覽 大有年宗貞觀四年注見太東都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質實 青齊二州名青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齊注見漢景帝三年

書法 綱目書大有年四漢明帝永平九年梁武帝乙酉年太宗貞觀四年是年皆盛時也舍是無書大有年者矣

發明 自太宗貞觀四年書大有之後高宗朝嘗書大稔矣祖孫相望至是又書大有于時玄宗留意政事侈心未動故其治效如此通鑑是年止述米十賤糴之數綱目特筆以著其美夫以玄宗尚能致是人主觀之可不自強於善也哉

丙寅

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

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或未折衷望與學士討論刪改從之

集覽 兩書不同太宗貞觀間詔房玄齡等修纂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禮四十二篇凶禮十一篇高宗顯慶間詔長孫無忌等增爲二百三十卷故曰兩書不同

質實 五禮注見陳後主至德三年

夏四月以李元紘同平章事

元紘以清儉著故用爲相

質實 李元紘萬年人道廣之子

張說罷

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張說薄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說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宇文融之爲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於是隱甫融及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說引術士占星徇

私納賂敕源乾曜等於御史臺鞫之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說還奏說蓬首垢面髮如蓬亂而不理面有塵垢而忘洗言懼之甚因言說有功於國上以爲然但罷中書令

集覽 蓬首垢面 詩首如飛蓬 席藁 注見梁武帝普通六年

質實 崔隱甫武城人 金吾 官名 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執金吾

岐王範卒贈謚惠文太子

范氏曰 太子君之貳將以羿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爲贈何哉不正之禮不足爲法也

書法 書贈太子何譏也自太子弘薨而皇帝爲贈官矣自岐王範卒而太子爲贈官矣至武惠妃薨而皇后亦爲贈官矣綱目悉書之所以譏也

發明 太子不當贈謚先儒亦既論之矣然範乃玄宗之弟而又是時官爲太子太傅顧以太子謚之其顛錯不倫一至於此書之于冊尤可笑也

五月戶部奏今歲戶口之數 戶七百六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二

秋七月河南北大水○八月魏州河溢○以杜暹同平章事○冬十月黑水靺鞨遣使入見

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爲州置長史渤海王武藝聞之曰黑水不我告而請吏於唐是必與唐謀攻我也遣其弟門藝將兵擊之門藝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擊之此亡國之勢也武藝彊遣之門藝棄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密遣門藝詣安西報云已流嶺南武藝知之上表曰大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爲此欺誑上以鴻臚少卿李道邃等漏洩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司馬公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而自歸天子當察其枉直而賞罰之爲政之躬也若不能討猶當正以門藝之無罪告之今威不能服武藝恩不能庇門藝顧爲欺誑以取困於小國乃罪鴻臚之漏洩不亦可羞哉

集覽 黑水靺鞨 北狄別種沈括

曰黑山在大幕之北有城在其西南名慶州予奉使嘗帳宿其下土石皆紫黑有水出其西所謂黑水也靺鞨居黑水之北天靺鞨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八年 質實 渤海國名注見太宗貞觀十九年沙卑鴻臚官名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

丁卯

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㚟追擊至青海西破之

初吐蕃自恃其彊致書用敵國禮上怒張說言曰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不勝其弊今其悔過求和願聽欵服以紓邊人上曰俟與君㚟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㚟勇而無謀常思僥倖吾言必不用矣及君㚟入朝果請深入討之會吐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㚟勒兵躡其後及於青海之西乘氷而度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君㚟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 集覽 甘涼河鄯四州俱在河西甘本漢張掖郡涼本漢武威郡河本漢金城郡鄯本金城之破羌縣地以紓邊人紓音舒寬也寬邊鄙之勞費 質實 甘涼河鄯四州名甘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涼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河注見晉穆帝咸和三年鄯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宋孝武大明二年 青海 注見高宗儀鳳三年 羽林軍 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

書法 至青海西何譏深入也是故霍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則書至魏主燾追柔然至涿邪則書至王君㚟擊吐蕃至青海西則書至皆深入也玄宗自是益事邊功矣故謹書之

夏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

上附苑城爲十王宅以居皇子不復出閤雖開府置官屬及領藩鎮惟侍讀時入授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別院 乘輿 注見漢桓帝延熹二年 質實 東宮 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元年

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綾 集覽 一綾 猶言一繚也綾郎計反

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以知女功至是以其絲賜貴近

書法 絲一絞爾其書何重親蠶也

秋七月冀州河溢 質實 冀州注見秦二世二年信都 ○許文憲公蘇頲卒 考異 此亦誤書謚 考證 當去文憲二字分註謚文憲 ○九月吐蕃陷瓜州

吐蕃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王君㚟之父進攻玉門使謂君㚟曰將軍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㚟登城西望而泣竟不敢出兵吐蕃毀瓜州城而去 質實 瓜州注見睿宗同光二年 玉門關名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 吐蕃西羌別種注見太宗貞觀八年

盜殺王君㚟

初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磧徙居甘涼之間以避黠王君㚟微時往來其間爲所輕及爲河西節度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詣東都自訴君㚟具奏四部謀叛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於是流其酋長回紇承宗等於嶺南承宗族子護輸合衆報仇會君㚟邀擊吐蕃於肅州護輸伏兵殺之 集覽 中使漢桓靈時凡詔所徵之皆令西園騶密約敕號曰中使 質實 回紇匈奴別種注見太宗貞觀五年肅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酒泉

書法 王君㚟何大將軍也盜殺黃獻不書相譏也此其譏何君㚟以邊功逢其君以私怨殺其身自取之也故削其官終綱目書盜殺十一詳周威烈王十四年不書官者三黃獻王君㚟李輔國削之也

突厥遣使入貢

吐蕃之寇瓜州也遣突厥毗伽可汗書欲與之俱入寇毗伽獻其書上嘉之聽於西受降城互市歲齎縑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由是國馬益耗 質實 西受降城注見中宗景龍二年

冬十月帝還西京○以蕭嵩爲河西節度副大使

時王君㚟新敗河隴震駭嵩以裴寬爲判官與君㚟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仙客本鵶觚小吏以才幹爲君㚟腹心嵩又奏建康軍使張守珪爲瓜州刺史帥餘衆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至守珪於城上置酒

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為瓜州都督吐蕃大將悉諾邏威名甚盛嵩縱反間於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

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 板幹 幹本作幹築墻所立兩木幹所以當墻兩面障土者 質實 裴寬聞喜人琰之從子 建康 郡名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 守珪 陝州人 反間 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張

十六年春正月嶺南僚反命楊思勗討平之

嶺南僚反陷四十餘城思勗捕斬之思勗用兵所向有功然性殘酷所得俘虜或生剝其面或斷去頭皮蠻夷憚之 質實 嶺南道名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

以宇文融充九河使

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回易陸運錢官收其利興役不息事多不就 集覽 陸運錢先是江淮漕租未至東都以車或馱陸運至陝以待水便其水運一斛得八斗為成勞陸運率兩斛計庸錢千 質實

九河故道 注見漢成帝建始四年

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

說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改彍騎為羽林飛騎 質實 羽林軍名注見漢順帝永建元年

開元大衍曆○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 質實 祁連城 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

○冬十一月以蕭嵩同平章事○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酬勳法

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歲遣一番還家洗沐五年酬勳五轉

制戶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拔石堡城

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擾之侵擾河右上命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與河西隴右同議攻取諸將咸以爲石堡險遠難攻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之分兵擾要害拓地千餘里上大悅更命曰振武軍

集覽 石堡城在吐蕃中鄯山其城堅三面險絕惟一徑可上

質實 一統志云信安本秦時會稽郡太末縣地名東漢置新安縣晉改曰信安屬東陽郡隋初屬婺州唐初置衢州治此咸通中改爲西安縣宋金元仍舊 本朝因之爲衢州府治所仍屬焉 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 隴右道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隴西 要害注見漢文帝十一年

書法 石堡唐故境也不書復書攻拔何譏事邊功也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國子祭酒楊瑒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喪若以出身人大多則應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上甚然之

集覽 流外杜佑通典曰隋置九品品各有從自四品以下每品分上下自太師始馬謂之流內後又有視流內唐因隋制又置九品自諸衛錄事及五省令史始馬謂之流外其流外兵部禮部舉人郎官得自主之謂之小選 明經所試一大經併孝經論語爾雅其他有差帖皆通而口問之一經問十義得六者爲通問通而後試策凡三條三試皆通者爲第 進士所試一大經併爾雅帖皆通而後試文試賦各一篇文賦通而後試策凡五條三試皆通者爲第 道業道謂所蹈履業謂所肄習胥吏胥給徭役者吏掌書者謂流外人通典曰凡府寺胥吏守局既久積月累勞故得齒於下品 諸色猶言雜科也如陰陽筮卜圖畫工巧造食音聲天文之流 帖試謂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推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 孤經絕句章句斷絕其疑似可以惑人故謂之孤絕也 帖平文試以平易之文也通俗文曰題賦曰帖

書法 書限何譏也於是諸色人仕無所裁損獨限明經進士故書譏之

發明 以天下之廣吏貪之衆而明經進士歲止百人則取士之塗隘可知矣楊瑒之言非不明白玄宗雖是其說然亦未聞有所施行直書于冊其失自見孰謂唐得人爲盛哉

夏四月禘于太廟

唐初祫則序昭穆禘則各祀丁其室至是太常少卿韋縚等奏如此則禘序常饗不異請序昭穆從之 集覽 祫 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 禘 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縚 他刀反 質實 昭穆 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九年

五月復置檢察使○杜暹李元紘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蕭嵩兼中書令

張說張嘉貞李元紘杜暹相繼爲相源乾曜以清謹自守唯諾署名而已元紘暹議事異同更相奏列上不悅貶暹荆州長史元紘曹州刺史乾曜罷爲左丞相以融光庭平章事嵩兼中書令遥領河西 質實 荆州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曹州 注見漢光武建武八年濟陰

秋八月以帝生日爲千秋節

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 范氏曰 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仕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浸生乾曜與說不能以義正君又爲諂首以逢迎之而後世滔滔以二人爲名臣不亦異乎 質實 花萼樓 注見開元二年

書法 生日宴樂舊矣未以節名也源張導諛而侈費自此廣矣書曰以帝生日爲千秋節咎以爲者也○後世以人君始生之日爲節而表賀之始此

發明 自唐玄宗以生日爲千秋節其後遂踵爲故事內自朝廷外及郡邑張樂設宴號爲聖節而不知貪官虐吏並緣爲姦於是掊斂民財強奪橫取蔬果魚肉之屬自市井以及村落均受其害宴席未設

而吏卒之家醉醲飽鮮已厭飲斯民之膏血矣甚至拘平民子女以為妓否則漁取得利而後止名為臣子尊君而其實為漁利之階號為祝延聖壽而其實為斂怨之府號啼咨嗟赴愬無所推剥烹敎暴殄尤甚以是而欲增延聖筭吾誰欺欺天乎然承襲已久雖仁人君子變類不忍亦未敢發一言以及之者蓋其為名甚尊稍涉擬議則人謂以不敬君父之罪加之矣必有英明果決之君卓然知其為民之害出於由衷奮發剛斷罷而去之法大宗劬勞之念不為宴樂雖聖節之名不廢而漁蠹之患斯民不奪於流俗之見不搖於諛臣之請則其愛民及物之實德增益福祚豈不既多矣乎不然拜表一通望闕稱賀亦足見臣子尊君敬上之意豈必張大宴設而後為敬哉況是礼不出於盛帝明王而出於漸不克終之君自我作古不為玄宗而為太宗豈不甚盛甚美綱目於此特書以帝生日爲千秋節蓋亦志作俑之始也任是責者豈非張說源乾曜輩乎惜哉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

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兒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禁私賣銅鉛錫

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銅鉛錫及以銅為器皿其采銅鉛錫者官為市取

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

融性精敏應對辯給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侈百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期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飛狀告融贓賄隱沒官錢事坐流巖州道卒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集覽 廣置諸使 時置立括田等使二十九人 飛狀 如語無姓名告狀者顏師古曰言不知所從來

質實 汝州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梁縣 巖州 未詳沿革

冬十月朔日食

不盡如鉤

十八年春正月以裴光庭為侍中○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宰相至員外郎凡十二筵各賜錢五千緡或御花萼樓邀其歸騎留飲迭使起舞盡歡而去

集覽 旬休每十日賜與百官一休假也 選勝選擇勝槩去處

書法 書初令何譏教逸也欲逸人心之所不免也上復令之莫敢不從矣自是以至於天寶之亂故書初

發明 書曰警戒無虞又曰無教逸欲有邦當是之時君戒其臣以夙夜出納惟允臣戒其君以一日二日萬幾夫以雍熙盛際至治之極君臣相與告戒者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開元之時雖曰民物阜康然猶未及唐虞之盛而驕怠之萌已駸乎不可遏其不克終之漸蓋已形見於此書初令百官選勝行樂則玄宗侈汰自滿之意為如何哉治道雖欲加進尚可得乎

夏四月築西京外郭

九旬而畢

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

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遷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涌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

集覽 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 謂下文官高者卑者也罷官謂罷劇就閒者也若干數未定之辭不拘多少為一選聚集而銓注也如天寶二年選人集者以萬計是已

書法 兼官未有書者書光庭始故謹志之是故志罷四時選之失則馬周

以攝書志用循資格之失則先庭
以兼書吏部尚書綱目每謹書之

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

考證 討當作伐

浚即陝王嗣昇更封改名也初契丹王李邵固遣可突干入貢李元紘不禮馬張說曰可突干狡而狠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不來矣至是可突干弒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

質實 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一統志云忠州名本春秋戰國時巴地秦屬巴郡漢置臨江縣東漢末屬永寧郡梁置臨江郡後周兼置臨州隋郡州俱廢義寧初復置臨州唐改忠州以巴臣蔓子及郡守嚴顏皆著忠烈故名天寶初改南賓郡乾元初復為忠州隸山南道宋陸為咸淳府元復為忠州併臨江縣入焉本朝因之改隸重慶府

書法 奚契丹自開元以來皆書擊此其書討何討弒君也綱目之筆削嚴矣

洛水溢

質實 洛水注見漢高后三年

溺千餘家

冬十月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甫惟明因奏事從容言和親之利上曰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何可捨對曰贊普當開元初年尚幼穉安能為此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論名悉獵隨惟明入貢遂復款附臣之名也其俗不言姓應王族皆稱論

質實 從容注見秦二世二年

集覽 論名悉獵名悉獵吐蕃大

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胡氏曰 以文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於如此哉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有當死而幸免者乎然則姦猾逋誅而平人冤抑者衆矣

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爲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危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爲婚吏部侍郎齊澣言於上曰福順典禁兵不宜與毛仲爲婚且毛仲小人寵過生姦不早爲之所恐成後患上然其言澣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密之退以語大理丞麻察察遽奏之上怒制澣密交搆將相離間君臣皆貶嶺南由是毛仲驕恣日甚福順倚其勢多爲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爲三品將軍門施棨戟奉使所過賂遺少者千緡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官矣楊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臧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爲變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毛仲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尤爲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執傾內外

【集覽】達官 顏貞卿傳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 棨戟 注見漢宣帝甘露三年 參半 參倉含反三相參半也 北門奴官 唐分宦寺爲北司故稱北門初制宦寺不任以事惟廷內掃除故稱奴官

【質實】輻湊 注見漢文帝六年

以詩書賜吐蕃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始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

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質實 于休烈高陵人志寧曾孫東平王名蒼漢明帝母弟

上躬耕於興慶宮側

考異 上當作帝

質實 興慶宮注見開元二年

盡三百步

書法 書嘉重農也綱目籍田外書耕四未有書躬者此其書躬何漢武明章皆巡幸于外將有事者也若玄宗則誠所謂重農者矣是時玄宗猶有可書之善故綱目詳之躬耕興慶宮側則書芟蒐苑中則書終綱目書耕四詳漢武帝征和四年舍是無書者矣

三月置太公廟

令兩京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司馬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古者有發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羆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集覽 有發發謂徵發也獻馘獻馘詩泮水篇在泮獻馘箋云馘所格者之左耳音古獲反狙詐相高各尚權謀也楊子問道篇曰狙詐之家注狙猶莊子狙公朝三暮四以智籠衆狙即狙詐之家也言兵法權謀家流用此巧詐之計

質實 太公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稷嵩伊呂張良其先韓人也家世相韓秦滅韓良為韓報讎不果志匿下邳遇黃石公授與姜太公兵法乃佐漢高帝滅秦天下既定封留侯因謝病辟穀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卒謚文成侯先儒謂其有儒者氣象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唐肅宗時尊姜太公為武成王以歷代良將田穰苴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十人為十哲配享廟庭孫吳謂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孫武吳起也孫注見開元二十四年吳注見中宗嗣聖七年

書法 書議也於是帝專邊功故有此置而以白起輩為十哲帝之將以兵終其兆見矣

發明 西晉惠帝之時諸王府置官武號森列識者知其兵亂之未已玄宗喜事邊功當四方寧謐之際乃無故置太公廟於兩京諸州間而又致祭如先聖礼然則兵戈之兆蓋自此始矣抑嘗考唐志開元十九年始置太公廟以古名將爲十哲配享而不言其人至上元元年始著十哲之名而居其首者乃白起耳起在戰國屠殺之多見於史冊所載其可考之數凡七八十萬人唐自太公置廟之後西北二邊用兵不已南詔之敗至於喪師二十萬衆未幾逆胡犯闕四海分崩流爲藩鎮之禍生民屠戮幾盡極而至于五代然後已其害豈不甚慘綱目書置太公廟所以志右武好兵之始爾天下兵禍何時而弭乎吁

冬十二月幸東都 考異 此上亦漏帝字幸當作如。

殺嶲州都督張審素

或告嶲州都督張審素贓汚制遣監察御史楊汪按之總管董元礼殺告者以兵圍汪謂曰善奏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汪遂奏審素謀反審素坐斬 質實 嶲州注見漢武帝元鼎二年越嶲 張審素河東解人

書法 審素贓汚不無罪矣其以無罪書殺何贓罪未明而罪以反則殺之不以其罪也綱目之法雖有罪而殺之不以其罪一以無罪之辭書之故審素書殺而不去其官

浚苑中洛水六句而罷

壬申

二十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

以信安王禕爲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耀卿副之與幽州節度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玼言於含章曰二虜劇賊也非畏我而遁乃誘我耳宜按兵以覘其變含章不從與戰大敗承玼別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禕等大破奚契丹可突干遠遁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千餘帳來降禕乃引兵還 集覽 可突干契丹大臣名奚酋李詩瑣高瑣高奚國酋長姓李名詩瑣 質實 平盧鎮名注見代宗

大曆十年烏承玼張掖人承恩族弟

二月朔日食○夏四月宴百官於上陽東州

醉者有輿以歸相屬於路

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秋八月朔日食○九月

開元禮成

初命張說與諸學士刊定五禮說蕭嵩繼之請依上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成上之號曰開元禮

集覽 五禮注見景武帝天監十一年 上元敕 記喪服四制曰家無二尊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高宗上元中武后請父在爲母服三年故曰上元敕

書法 書禮成何成之爲禮也故成之爲禮則前書命張說修五禮後書開元禮成不成之爲禮則前書命曹褒定漢礼而後書奏所撰制度漢章帝建和三年

癸酉

冬十一月祀后土於汾陰十二月還西京

考異 按凡例還宮間無異事不書帝此間有異事還上漏帝字

初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年穀屢豐宜因還京賽祠上從之是歲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大門藝討渤海不克

考證 討當作擊

初渤海靺鞨王武藝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上遣大門藝發幽州兵討之無功而還武藝怨門藝密遣客刺之不死

集覽 渤海靺鞨大帝開皇十八年靺鞨王武藝注見隋

質實 一統志云登州古爲斟尋國唐虞時爲嵎夷地春秋時爲牟子國戰國屬齊秦爲齊郡地漢屬東郡後魏折東萊郡地於黃縣東中郎故城置東牟郡北齊省東牟入長廣郡自昌陽縣移長廣郡治中郎城隋初廢郡置牟州大業初州廢唐復置牟州治牟平又置登州置文登貞觀間二州俱廢如意初復置登州於牟平縣神龍間徙治蓬萊縣天寶初改州

為東牟郡乾元初復為登州屬河南道宋屬京都路金
屬山東東路元初屬益都路後屬濱陽路　本朝初屬
萊州府後陞為登
州府隸山東道

三月裴光庭卒

太常博士滕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
奬之道請謚曰克其子訟之賜謚忠獻

發明　人臣之卒書爵不書爵前已論之詳矣玄宗之
世大臣卒者九十一人而書爵者八盧懷慎王
仁皎劉子元姚崇宋璟蘇頲張嘉貞九齡是已其不
書爵者三光庭仙客林甫是已以是觀之可以知其
選也夫光庭比之仙客林甫則有間而比之姚宋諸
人則不侔矣況又用循資格賢愚同滯有如當時之
議者乎不書其
官非過貶也

以韓休同平章事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丘議
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
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
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
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
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
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旣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旣退
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有供奉俳優黃
甑上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對曰鄠
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掀之墜馬故晚因下階叩頭上
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
京兆奏其狀上即叱出杖殺之

集覽　峭直　峭本作陿音七笑反漢鼂
錯為人峭直贊曰峭峻峽也供奉俳優黃甑姓名也甑蒲眠反記樂記及優
也俳優左傳我君韓休長安人
小子俳優是使

質實　大智之子

閏月幽州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敗死○夏六月制選
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

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
官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吏以

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負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

秋七月朔日食○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

書法 綱目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者書歸東都何惜賢者之遠也綱目書致仕二十二詳漢宣帝本始三年致仕書所歸者一而已

○蕭嵩韓休罷

考異 按分注此條提要當接下條提要共爲一條爲是其發明當移之於後

發明 用賢去佞人主之能事也然所用者未必賢所去者未必佞則亦以主德不明不能察之耳夫苟知之則必能審所擇矣異哉明皇之用人乎明知韓休之忠直且有吾用休爲社稷之語然自三月相之十月而罷則是所用纔七八月耳他時明之林甫忌賢嫉能無與爲比而相之至歷十九年自古人君用人未若玄宗之異者即綱目之所書考歲月之久近其義曉然見矣

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

考異 此條當接上條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爲之動容乃皆以爲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胡氏曰宰相師表百僚其進必以禮退必以義然後人心服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九齡于衰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麻於巖廊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尤甚矣且辭而不起當身居苦次今乃遠詣京師辭又不力九齡於是乎失正矣春秋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

集覽 金革危急之事注見晉元帝永昌元年無所避焉之義避本作辟記喪大記篇金革之事無辟也者注見同上苫次苫始占反草也孝子以爲覆席次喪次也凡言次者倚廬堊室以下總名

質實 韶州注見晉愍帝建興三年

書法 同平章事一也別書之何重起復也杜暹爲都護不書起復此何以書非有金革之事而奪人之喪自奪其喪皆可譏也綱目書起復七詳太宗貞觀十五年惟田布非譏辭

發明 書蕭嵩韓休罷既見忠佞之無別書起復張九齡又見使臣不以禮夫于志寧起復爲東宮官蜀且猶不可況宰相師表四海者乎綱目於二人同爲平章事而兩言之者書之重詞之複所以深譏之耳若九齡不能終制之失則亦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訪使

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劒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集覽 京畿都畿京畿采訪使治京城都畿採訪使 東都六條 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

以楊慎矜知太府出納

揚政道之子崇禮爲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及至是以戶部尚書致仕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能繼其父者以慎矜對乃擢爲監察御史知太府出納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質實 太府事物紀原云周禮天官冢宰之屬有太府下大夫梁武帝天監七年始置太府卿續事始劉云梁天監中置少府卿後魏太和中改爲太府

書法 知出納未有書者書慎矜何志掊克也宇文融之後以興利逢君者稱慎矜焉故詳錄之

發明 前書宇文融爲勸農使爲九河使雖志在興利然其名猶正也至是書楊慎矜知太府出納則好貨之心著矣故特書以志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 考異 此上亦漏帝字幸當作如

書法 玄宗於是五幸東都矣五年正月一書十年正月再書十二年十一月三書十九年十二月四書今年正月五書近者十月遠者三年而後還計二十四年之中在東都者居半非東都宮內有怪書幸東都未已也自書還西京而後率皆華清之歲月矣

○二月秦州地震 質實 秦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

壓死四千餘人
遣蕭嵩賑恤之

夏五月以裴耀卿爲侍中張九齡爲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度庸則官冶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左監門録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不可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王瑁太子浸疎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

質實 壽州名注見秦陰爲內助 王政六年壽春

上妾麥於苑中

考異 上當作帝

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

質實 嫁穡注見晉高祖天福八年

以裴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治河口輸場

初上以關中久雨穀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稟不多歲漕關東二十萬石足以周贍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無水旱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遂生隱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輸米而去官自雇載分入河洛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費鉅萬矣上深然其言至是以耀卿爲江淮河南轉運使於河口置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二門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僦車陸運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

錢糴鄉以江淮舟運悉輸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大原倉自太原倉入渭輸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糴鄉獻之糴鄉曰此公家羸縮之利耳柰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

集覽 河口在鄭州武牢三門山名在陝州平陸

質實 河洛水名河注見宋文帝元嘉一卜七年洛注見漢高后三年三門山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砥柱河陰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五年栢崖倉莫詳處所唯懷慶府濟源縣境有栢崖城唐初王世充以懷州僑治此未知是否陝州名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渭水名注見漢高帝五年

以方士張果爲銀青光祿大夫

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爲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刺史常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爲光祿大夫

集覽 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爲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

集覽 尸解漢方術傳注尸解言將登仙假託爲尸以解化也葛洪年八十卒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然以爲尸解得仙也又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形解

質實 恒山注見周安王十六年相州注見漢光武建昭二年魏郡璽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

書法 於是帝頗信神仙矣與度鄭郭爲道士者如二人焉書曰以方士爲銀青光祿大夫其褒名器甚矣

發明 所謂方士者蓋方外之士也而張果又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爲侍中則其視後世官爵爲何物哉嘗怪世之好異者於浮屠之死則言寂滅於方士之死則言尸解要之不免於死則其爲欺誕可知矣況堯時固未聞有所謂侍中之官使果爲之更歷虞夏商周之世何畧無所聞耶以秦皇漢武窮幽極遠況求之于時方士交騖於天下顧不能羅而致之是又何耶書以方士爲銀青大夫則明皇惑於神怪此徒誑世取寵皆具見矣況未幾而遂死乎

冬十二月朔日食○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

及可突干

時可突干連年爲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遣人引突厥謀殺悔悔知之以牙官李過折與可突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干帥衆來降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爲相張九齡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爲相若盡臧奚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爲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集覽 牙官戎狄大臣之稱猶二達官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左傳成二年衛孫桓子與齊師戰將敗新築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器以藏禮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注器車服所以表尊卑名爵號名位不德爲民所信奚厥或解云奚與突厥也一本直作突厥

突厥殺其毗伽可汗

考異 殺當作弒

毗伽爲其大臣梅録啜所毒而死子登利可汗立

集覽 梅録啜梅録突厥別部之號啜其大臣之稱

置病坊

禁京城匄者置病坊以廩之

二十三年春正月耕籍田御樓酺宴

考異 耕上漏帝字

上耕籍田九推乃止公卿以下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文繡魯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爲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

集覽 上耕籍田九推乃止注見漢文帝二年親耕籍田酺宴酺注見開元元年大酺于爲歌名元德秀所作帝聞而異之嘆曰賢人之言哉通鑑考異曰明皇雜録作于爲新傳作于僞此義未詳今從雜録爲羽委反

質實 魯山縣名注見漢獻帝初平元年元德秀河南人

書法 書耕籍何重宗廟也終綱目耕籍田十詳漢文帝二年舍是無書者矣

發明 前書令百官行樂此書御樓酺宴則玄宗之志至是爲益荒矣吁

三月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讐敕杖殺之

初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寃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稱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殉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爲作哀詩歛錢葬之胡氏曰復讎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矣瑝琇忿其父死之寃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宋璟欲宥之豈非爲此乎而裴李之言何其戾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二人之命不亦頗乎

集覽 不亦頗乎注見太宗貞觀七年刑赦之頗

書法 瑝琇何審素子也審素前以無罪書矣於是書復父讎而列叙二子義之也而杖殺之甚矣書曰敕病其上也

發明 禮有復讎之文然緣既經死禹乃嗣興者不敢廢至公也前開元十九年冬綱目於張審素之死書殺書爵則死非其罪明矣瑝琇幼稚既能復父之讎是其志亦可嘉況二子繫表於斧言父寃狀則當時盍與辨明是否使審素果以寃死則二子豈容誅殛如其不然是以王法爲讎更相報復而已不可赦也今不此之思乃止斷以棍讎之說果何謂哉故綱目特揭以復父讎書之者蓋予之也而曲直當否之別亦判然矣二子之死可哀也哉

秋七月加咸宜公主實封千戶

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戶太平公主至五千戶率以七丁爲限開元以來皇姊千戶皇女半之以三丁爲限或言其大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之知儉嗇耳至是

以武惠妃女咸宜公主將下嫁始加至千戶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

集覽 儉嗇 儉節嗇愛也老子曰治人事天莫若嗇注嗇貪也治國當愛惜民財不爲奢泰嗇通作穡左傳昭元年大國省穡而用之

書法 於是諸公主皆加至千戶獨書咸宜何譏私也咸宜惠妃女也惠妃方嬖咸宜將下嫁特命加之因及諸公主綱目獨書咸宜所以誅其心也終綱目公主書加封二太平咸宜皆譏也

發明 皇女而實封加至千戶非清明盛世之事也故書而譏之

冬閏十月朔日食○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

妃故蜀州司戶玄琰之女也

質實 蜀州注見宋文帝元嘉九年崇慶州

書法 王妃不書書楊氏何明倫也是故將書以武氏爲昭儀則太宗之篇先書以武氏爲才人將書以楊太真爲貴妃則開元之策先書冊壽王妃楊氏皆所以明倫也

發明 壽王玄宗第十八子也冊諸王妃未有書而此書之者志其始也

以契丹涅禮爲松漠都督

李過折既殺可突干詔以爲契丹王至是爲其臣涅禮所殺上赦涅禮因以爲都督且賜書責之曰鄉之蕃法多無義於君長過折鄉之王有惡輒殺爲此王者不亦難乎鄉今爲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前也

丙子

二十四年春正月敕聽逃戶自首

敕天下逃戶盡今年內自首有舊業者還本貫無者依進止踰限不首搜配諸軍

突騎施寇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破之○二月頒令長新戒

書法 令長近民官也綱目每致意焉是故齊始用士人爲縣令則書陳丙戌年唐舉堪爲縣令則書太宗貞觀二年玄宗即位既引見京畿縣令開元元年又召縣令試策開元四年又敕以縣令爲舉者賞罰開元九年於是又頒令長新戒可謂知所本矣故綱目悉書之

○皇太子更名瑛

諸皇子皆更之
忠王浚改曰瑛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禮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敕委禮部侍郎

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考異 討當作擊後同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柰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曰失律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爲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犖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投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爲子又有突厥干者與祿山同里閈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爲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胡氏曰倜儻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繫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爲迂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蠱惑雖祿山焉敢亂然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禮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不得以拒之蘇子口齊桓公不殺敵仲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祖不殺劉濞晉武不殺劉淵苻堅不殺慕容垂明皇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事也愚以謂彼五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皇不能按法行辟而愎諫養奸安得爲盛德邪

集覽 穰苴誅莊賈注見漢靈帝中平元年莊賈後期穰苴奮劍孫武斬宮嬪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出宮人爲二隊以寵姬二人爲隊長試習戰法武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宮人笑乃斬隊長以徇王夷甫識石勒夷甫晉王衍字也石勒上黨匈奴人衍見之識其有反相將收之勒已去矣後果叛擾襄國僭稱後趙卒禍晉室阿犖山新舊書皆作軋犖山案軋犖山突厥所謂鬬戰神也安祿山本營州柳城胡種姓康氏其母阿史德爲巫居突厥中禱子於軋犖山及產有光照穹廬烏獸盡鳴望氣者言其祥范陽節度張仁愿搜盧

帳欲殺之匿而獲免母以神所命遂字軋犖山父死母攜之再適突厥安延餱故更名安祿山犖力角反史宰王姓史名宰干窣蘇骨反里閈閈音汗說文里門曰閈行辟辟毗亦反法也

質實 晉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昌黎齊桓公不殺敬仲陳胡公滿之後以罪奔齊事桓公爲工正其後世專齊政僭稱王是爲田齊楚成王不殺重耳重耳晉獻公之次子公信讒欲殺重耳乃奔楚成王納之獻公卒重耳返國立爲文公漢高祖不殺劉濞劉濞高祖兄仲之子封吳王或言有反相帝不信景帝時濞率七國謀反戰敗自殺晉武不殺劉淵劉淵匈奴左賢王豹之子爲任子在洛陽武帝拜爲左部帥懷帝時叛晉自立爲漢王苻堅不殺慕容垂慕容垂前燕王皝之次子爲時所忌奔秦秦主堅以爲將軍後叛秦自稱後燕王

書法 書使何罪使之者也奚契冊書討則使之者何罪使之而不能正其敗績之誅以至隳國典胎國禍則守珪之罪也故書使凡功罪書使歸之其上也是故歸罪使之者則書張守珪使安祿山是年歸功使之者則書李光弼使田神功肅宗寶應元年

發明 祿山既有敗軍之罪按法行辟可也而撓法赦之何哉書敗績而不書誅失可知矣又況他日亂天下乎故書以志之

增宗廟籩豆數加毋黨服

上因籍田赦命有司議增宗廟籩豆之數及服紀未通者大常卿韋縚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爲之節制同歸於古今取其肥皆充祭用既踰於制其何限焉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於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簠簋可去而盤盂盃按當御矣韶濩可息而簫箏笛當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況在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曰祭祀之興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蘖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國家清廟禮饌用周制也園寢上食遵漢法也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躬稼所收蒐狩所獲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敕有司無或簡怠不必加籩豆之數也上固欲增之縚又

奏每室加籩豆各六實以新果珍羞從之縉又奏請加外祖父母爲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祖免崔沔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以內有齊斬外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以爲成法帝述曰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學士大夫則知尊祖矣然則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廢禮狥情所務者未苟可加也亦可臧也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紊其敘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爲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曰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敕姨舅既服小功舅母不得全降宜服思麻堂姨舅宜服袒免

集覽 於神無方易繫辭故神無方王弼注神則陰陽不測不可以一方明也文公本義曰至神之妙無有方所又附錄曰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又忽然在陰泥古泥去聲執不通也當御御進也用也韶濩注見太宗貞觀二年笙笙樂器師延所作言空國之矣所好靡靡之音應劭風俗通曰本名坎侯吳競樂府解題云漢武滅南越祠太一后土令樂工侯暉依琴造竅竅音坎以工人姓侯故名坎侯後語訛以坎爲空毛血之薦記禮運篇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后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薦其血毛注所以法於太古也玄酒之奠記禮運篇玄酒以祭注玄酒井中水也皇侃曰太古未有酒而始之祭但酌水用之尚質也至晚世雖有酒猶用水代之示不忘古也清廟禮饌詩清廟篇注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記樂記篇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有遺音皆矣注清廟謂作樂歌清廟也又禮運篇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登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是謂承天之祐注此言今禮饌具所因於古及其事義也

圖 寢上食注見漢元帝建昭五年寢廟園下

袒免 免音問記問喪篇或問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者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免者以可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總者其免也注言身無飾者不敢冠冠爲褻尊服肉袒則著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總者其免也言

免乃有緦服也文公家禮曰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袒謂左袒自前投於要之右免謂裂布或縫絹廣一寸從頂中向前交於額上又卻向後繞於髻如著掠頭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遂除之

質實 籩豆祭器注見漢明帝永平元年 簠簋祭器注見漢文帝六年 麴蘖酒媒注見陳宣帝太建七年 蒐狩注見翠武帝中大通二年 大功注見漢靈帝熹平元年 小功注同上年

書法 書增加何譏也籩豆有常數毋黨有常服於是又增加焉非矣增也者不宜增者也加也者不宜加者也

發明 夫禮有定制不可損亦不可增昔程頤子嘗力辨加禮之一字今籩豆之薦有常數而增之毋黨之服有定制而加之皆非禮也苟其合禮則綱目固不以增與加書之矣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原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書法 獻文不書此何以書重格君也故金鑑錄書冊袞箴書非是皆畧之於是帝生日則曷爲不書九齡此錄爲人主者朝夕坐右可也豈一時賦頌之流哉故不書生日

冬十月帝還西京

先是敕以來年二月還西京會宮中有怪上召宰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陛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上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贊於聽事而去

質實 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

十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

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說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爲言九齡固執如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閥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書若大任之恐不愜衆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食實封三百戶胡氏曰玄宗方相張九齡而肆辯摧折之如此者九齡非有可輕也直緣釋服居位人主意其重利祿而好貴勢可以制指爾是故古之君子不苟就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

纂覽 河湟使典 河湟二州 並涼州地牛仙客前判涼州別駕故云 **孤賤** 言獨立無與 **質實** 一統志云隴西縣唐初所置本漢隴西郡 寰武縣地宋立古渭寨於此元祐中復置隴西縣金元仍舊本朝因之爲鞏昌府治所仍屬焉 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 河湟二州名注見武宗會昌五年 關閣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

發明 玄宗志在邊功故增重邊賞如仙客止能修其職業而寵異已至於此故綱目書賜爵而不書其有功則可以知其失矣況未幾又使之相乎

裴耀卿張九齡罷爲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

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胡氏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恤也九齡可謂愛君矣然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儆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爲恭而順從之爲大

不恭也知儆戒之可樂而知恣肆之有大不樂也若明皇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于朝則放心必收禍亂必弭嗚呼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瑶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太子與瑶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爲慶今三子皆以成人不聞大過柰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宦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范氏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讎置相可不慎哉○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炅為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皆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炅刺岐州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耀鄉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而以林甫爲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頓節度如故貶挺之爲洛州刺史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群臣將順之不暇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暹嘗上書言事黜爲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絕矣仙客既爲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通輒以計去之雖老奸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集覽 愛皆

弛漢書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吳古惠反立仗馬飛龍廐曰以八馬列宮門外號南衙六仗馬食三品料食與嗣通唐給九品祿三品四百石也一作飫三品芻豆

質實 鄂州名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光州

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七曜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
恭世子注見漢高帝十二年漢武帝信江充罪戾太子
事在征和二年晉惠帝用賈后之譖慶愍懷太子事在
元康元年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事在開皇
二十年伏臘注見漢宣帝五鳳四年
下邽縣名注見晉懷帝永嘉五年

書法 唐宰相罷書爲其官者錄賢也賢之故
詳之非是則與左降者同書罷而已

發明 觀九齡罷相與林甫無中書令之書文無褒貶
然明皇治亂之分已在於此蓋以林甫佞邪九
齡正直即人品而知之也況又分注詳載其事於下
乎雖然玄宗進退大臣其得失固可見矣至於官制
名稱尤有可得而論者夫以丞相名官蓋輔政大臣
也今糴卿九齡既罷政事乃以爲左右丞相然則所
謂左右丞相者特無用之冗員爾名稱不正莫甚於
此故綱目因事書之以見君人官制之失於宰相爲
尤甚
也

丁丑

二十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

每歲依明經舉

發明 前十七年書明經進士歲限百人今此年二月
書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是蓋狹其塗嚴其
制以沮止之僅免廢罷云爾至所謂玄學者前未之
聞乃特制博士官又令每歲依明經舉則當時好尚
曉然可知比事
觀之義自見矣

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敕曰進士以聲韻爲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爲功罕
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進士試
大經十帖

集覽 帖誦誦帖括曰帖誦其明經則誦帖括謂爲
機括而誦之以求僥倖大經十帖唐以左氏
傳爲大經
帖凡三言

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蕃破之

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好今爲一
家何必置兵妨人耕牧請皆罷之乞力徐曰常侍忠厚

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事相委萬一姦人交鬬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逸固請乃用白狗爲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西擊勃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上甚怒會希逸儁人孫誨入奏事言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往察事宜惠琮至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至青海西與吐蕃戰大破之乞力徐脫身走惠琮及誨皆受厚賞吐蕃復絕朝貢希逸自念失信愧恨而卒

集覽 刑白狗爲盟索隱曰盟之用牲貴賤不同天子用牛馬諸侯犬豭大夫以下用雞 儁人 注見德宗貞元十二年儁從

書法 襲之者趙惠琮矯詔耳曷爲以希逸書希逸始與吐蕃盟誓罷去守備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而惠琮得以矯詔使之以失信於邊境是誰之咎掀綱目以希逸主兵敵其罪於希逸也

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爲荊州長史

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曝於殿庭絕而復蘇乃杖之朝堂流瀼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元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長史范氏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詆神仙禁言祥瑞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祥一人之身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集覽 瀼州 瀼乃朗反地理表云廣南化外地在欝林西南交趾東北唐太宗置瀼州以達交趾 機祥 注見隋文帝開皇十四年 荊州 注見漢王四十九年 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書法 杖流道卒耳其書殺何誅心也子諒奏彈仙客怒之可也而儆之幾絕及其蘇也復杖而後流之則帝之欲殺明矣綱目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一以殺書之

發明 自古非大無道之君未有輕殺諫臣者玄宗何爲乃爾蓋其驕矜已甚其視諫臣猶雀鼠之微是以輕於殺之又況仙客之相出已私意深欲掩蓋覆匿子諒忽觸其實故怒不可解必寘之死地而後已書殺監察御史周子諒此奔竄失國兩京覆沒之兆也然其貽後王鑒顧不明哉

質實 藍田 縣名 注見周赧

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

楊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搆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於宮中廢為庶人尋賜死瑤琚皆好學有才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書法　書廢太子廢無罪也而殺之帝之忍亦甚矣殺一無罪不可也況三子乎是禍也林甫成之

發明　隋文用楊素而廢太子勇然猶未至殺之也玄宗用林甫而黜太子瑛又併瑤琚殺之然皆無罪可書其惡甚矣天理既滅何以國乎

五月流夷州刺史楊濬於古州

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曰決杖贖死恩則甚優鮮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質實　古州注見中宗景龍二年

募丁壯長充邊軍

敕以方隅底定令中書門下量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召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詔選宗子補官。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烏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范氏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讒諛得志天理滅矣能無亂乎

質實　晉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河東蒲州名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

書法　賜爵不言故此其言故何譏也有鵲來巢而二相受爵無謂甚矣

行和糴法停江淮運

先是西北多宿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敕以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和糴東西幾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行東都矣

質實

東都 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 書和糴始此然則昌爲不書初先是西北行之久矣至是始推之東西畿也終綱目書和糴三是年德宗貞元三年八年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

考異 此誤書謚考

證 當去文貞二字分注謚文貞

質實 廣平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年

書法 書官書爵書謚自狄仁傑以來於是再見終唐之世五人而已矣狄仁傑宋璟李晟馬燧裴度若郭子儀號官爵謚其則又非五人所可及也

發明 宋璟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書爵書謚以表之此亦可以觀綱目褒貶之筆矣

○十二月惠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

考異 據大曆十年書貴妃獨孤氏卒則此薨字當作卒

妃攸止之女也初上欲以妃爲后或上言武氏乃天之讎豈可以爲國母且妃既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至是薨贈貞順皇后

書法 妃妾自宋殷氏始書卒未有書薨者也此其書薨何謚爲后也自是而皇后爲贈官矣終綱目卒妃妾四宋孝武殷氏唐玄宗武氏肅宗韋氏代宗獨孤氏惟此獨書薨譏之譏也

復以明堂爲乾元殿

命將作大匠康譽素往東都毀明堂譽素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仍舊爲乾元殿從之

集覽 譽去乾反

籀文 愆字

戊寅

二十六年春正月以牛仙客爲侍中以王璵爲祠祭使

上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爲祠祭使其禱或焚紙錢類巫覡習禮者蓋之

胡氏曰 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爲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

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爲蓋則當時猶未盡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華之者不亦悲乎

集覽 璵羊諸反 紙錢 自漢以來喪葬有瘞錢後世俚俗稍以紙寫錢爲鬼事明皇用之 楮泉 楮丑呂反穀木名可爲紙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行如泉也

質實 巫覡 注見漢高祖乾祐二年

書法 後世用紙錢代帛始此

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書法 武德嘗置州縣鄉學矣不皆置也於是令皆置學則無無學之里矣特書嘉之

○六月立忠王璵爲太子改名亨

考異 太上漏皇字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定璵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降紗袍璵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於是停中嚴改辦曰備易絳紗袍爲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是璵不就輅步而入尋更名紹又更名亨 孫甫曰太子瑛之廢雖由武妃林甫亦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衆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嬖寵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矣

集覽 儀注儀禮之記注

質實 輅大車之名占者以木爲之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

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

考異 殺當作弒

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與諸部分之由是衆樂爲用既尚唐公主突厥吐蕃亦各以女妻之用度浸廣遂不復分由是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立蘇祿之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衆

集覽 莫賀達干 莫賀曾長之名也按突厥大臣之官凡二十有八等皆世其官而無貧限達官其一也

質實 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秋九月朔日食○貶王昱爲高要尉 質實 一統志云高要縣名漢初所置屬蒼梧郡劉宋屬南海郡梁於此置高要郡隋平陳廢郡以縣置端州唐以博林縣省入宋又省平興縣入焉金元仍舊 本朝因之爲肇慶府治所仍屬焉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唐屢攻之不克劍南節度使王昱築兩城於其側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戎城昱衆大敗脫身走資仗皆沒由是貶死 集覽 劍南道名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益州

冊南詔爲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西東南接交趾西北接吐蕃蠻語謂王曰詔先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彊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於是以兵威脅服群蠻遂破吐蕃徙居大和城卒爲邊患 集覽 南詔南蠻國本烏蠻別種也在永昌東五代時號曰長和五代史四夷附錄曰南詔所居曰苴咩城哀牢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六詔一曰蒙巂詔二曰越析詔三曰浪穹詔四曰邆賧詔五曰施浪詔六曰蒙舍詔蒙舍最在南故謂之南詔太和城夷語山陂陀曰和 質實 一統志云南詔西南夷之國名其王本烏蠻之別種夷語王爲詔其渠帥有六詔唯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姚州禹貢梁州之界漢武帝開西南夷此爲益州郡嶲唐葉榆縣境東漢分屬永昌郡蜀漢又分葉榆屬蜀雲南郡晉諸郡皆屬寧州李特據蜀分置漢州宋齊梁陳仍置雲南永昌郡屬寧州唐麟德初於昆明之拼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治葉榆河蠻開元末蒙舍詔皮羅閤併蒙巂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浪施詔五詔合爲一號南詔治太和城至閤羅鳳號大蒙國又置異牟尋再徙羊苴咩城即今府治改號大禮國其後鄭買賜趙善政楊干貞互相篡奪至五代晉時段思平得之更號大理國元憲宗時收附立上下二萬戶府至元間改置大理路 本朝改路爲府隸雲南道交趾郡名注見宣宗大中二年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太和城注見天寶十三載

書法 自是浸彊大爲邊患至喪師二十萬則王昱之罪也故謹志之南詔見綱目始此

冬十月作行宮於兩都間

凡千餘間

書法 書譏也終綱目書作行宮二隋文帝開皇十八年是年皆奢欲之主也

置龍武軍

分羽林置龍武軍以萬騎營隸焉

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爲括州刺史

幽州將趙堪白真陀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邀叛奚餘黨知義不從白真陀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陀羅逼令縊死衆宦官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之守珪坐貶

集覽 叛奚國之叛者

正誤 趙堪白真陀羅 集覽無註○今按新唐書張守珪傳初書趙堪白真陀羅下文兩見皆止書真陀羅當是二人趙與白爲氏而堪與真陀羅其名也

質實 括州 注見高宗顯慶元年 平盧軍 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 青州

秋八月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擊突騎施擒其可汗骨啜

突騎施吐火仙可汗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嘉運引兵擊之擒吐火仙取交河公主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

集覽 拔汗那 注見中宗景龍二年

質實 交河 磧西 注見太宗貞觀四年 縣名 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

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爲公侯伯

集覽 釋奠 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七年 宮懸 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軒縣之樂

發明 追謚先聖以王爵正南向之坐而被王者之服其禮正矣然亦有說焉是時既尊太公又尊老君盛儀交舉至於吾先聖則不可以闕然也是以礼典如此書之于冊識者可以觀矣○按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之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固亦幾矣然亦有所未盡焉若夫宣之爲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況唐未加聖人此謚之前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曰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謚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君汙下之見何足以爲吾聖人之輕重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尊之百世而不改何耶

冬十二月更定禘祫之制

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又當祫太常以爲祭數則瀆請停祫祭自

庚辰

是通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

二十八年春正月荆州長史張九齡卒

考證 當分註謚文憲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乎

集覽 風度宋璟風度凝遠三宗注風采度量凝固遠大也

書法 書惜賢也終綱目長史書卒三吳張紱後趙張賓唐張九齡於九齡尤深惜之

三月朔日食○以阿史那昕爲十姓可汗○夏六月以蓋嘉運爲河西隴右節度使

嘉運來獻捷上嘉其功故有是命嘉運恃恩流連不時發裴耀卿曰嘉運誠勇烈有餘然言氣矜誇恐難成事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宴朝夕殆非憂国愛人之心乞速遣進塗嚴加訓勵上乃趣嘉運行已而竟無功

集覽 凶門淮南子兵畧訓曰君命將臣辭而行乃爪翣設明衣鑿凶門而出杜甫秋日荆南述懷詩

凶門轂少推

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

初劒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圍繡副使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悅之以宥爲光祿卿兼瓊爲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城中吐蕃結謀開門納降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御史許遠將兵守之至是吐蕃寇安戎發關中兵救之吐蕃引去

集覽 章仇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

質實

軍旅注見梁武帝中大通二年

許遠新城人敬宗之孫

書法 書發兵可矣書關中兵何譏也於是內備始虛而天下之勢偏重矣故特筆書之

十一月立莫賀達干爲突騎施可汗

莫賀達干聞立阿史那昕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汗使統突騎施之衆命嘉運招諭之莫賀達干竟擊斬殺之

辛巳

是歲戶口之數

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三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

質實 饑饉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書法 書美之也自是以至天寶末年帝無可書之政矣其所書者非惑鬼神則務聚斂也寵邊將也其所誅賞非爲林甫則因忠也貴妃也書得玄元皇帝像群臣請加尊號享玄元皇帝于新廟以田同秀爲朝散大夫追尊周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皋繇爲德明皇帝始祀九宮貴神帝聞空中神語改會昌縣爲昭應加聖祖及諸帝后號皆惑鬼神也書以韋堅爲江淮租庸

轉運使廣運潭成加章堅左散騎常侍以楊慎矜為
御史中丞以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以王鉷為京畿
采訪使以楊釗判度支事帥群臣觀左藏賜楊釗金
紫皆務聚歛也書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以安祿山
為平盧節度使安祿山入朝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
使安祿山計奚契丹敗之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賜安祿山鐵券賜安祿山爵
東平郡王以安祿山兼河北采訪處置使安祿山入
朝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
使安祿山擊契丹以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哥舒翰
安祿山安思順入朝安祿山入朝加安祿山左僕射
以安祿山為閑厩使安祿山歸范陽安祿山請以蕃
將代漢將從之安祿山表獻馬遣中使諭止之十一
月安祿山反自開元二十九年至于書反不書安祿
山者天宝五載八載與十二載三年爾皆寵邊將也
書以盧絢嚴挺之為負外詹事以楊慎矜為御史中
丞貶裴寬為睢陽太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
為租庸轉運使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
州太守李適之罷以陳希烈同平章事殺驍騎兵曹
掷勣贊善大夫杜有鄰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
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殺戶部侍郎楊慎矜以
天下歲貢賜李林甫殺咸寧太守趙奉璋皆為林甫
也書流宋渾於潮陽制追復張易之官爵賜楊釗名
国忠免鮒馬程昌裔官以楊国忠領劒南節度使以
庫錢易惡錢以楊国忠為御史大夫京畿採訪使上
復幸左藏以楊国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以吉温為
御史中丞楊国忠注選人於都堂追削李林甫官爵
復以魏周隋後為三恪以楊国忠為司空陳希烈羅
以韋見素同平章事貶韋陟為柱嶺尉吉温為澧州
長史皆為国忠也書冊壽王妃韋氏以楊太真為貴
妃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為戶部侍郎
以楊釗判度支事以貴妃姊為国夫人皆為貴妃也
此外亦無幾事耳夫君心惑溺於上奸邪專恣於
下欲不亂可得乎綱目詳書之所以為萬世戒也

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

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
之於盩厔迎置興慶宮范氏曰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
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明皇
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感

而見於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迂怪日聞諂諛成俗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集覽 盩厔 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三年 **質實** 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商書說命上篇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

書法 於是帝以夢求得之也曷為夢之信惑之深發而為此也然則其得之何旨意所在不得不可矣書曰得宜得也

發明 国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自古清明之世未聞有神異之事惟衰亂之世則有之亦猶大明麗晝則百怪咸伏暮夜晦冥則群慝交作耳玄宗誕謾荒忽既夢老君之像遣使求之正使無有則使者亦必附會來上此固無可疑者綱目書得而不言其所以得識之明矣妖由人興未幾遂有田同秀宝符之事紛紛見於史冊夫豈無自而然哉

吐蕃入寇

吐蕃四十萬入寇至安仁軍騎將戰希液帥衆五千擊破之

秋七月突厥殺其登利可汗 **考異** 殺當作弑

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登利惡其專誘右殺斬之自將其衆左殺判闕特勒攻登利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羽林將軍孫老奴招諭回紇葛邏祿拔悉密等部落 **集覽** 判闕特勒左殺右骨咄葉護骨咄葉護當沒斤骨咄名也葉護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

洛水溢 **質實** 洛水注見漢高后二年

溺死者千餘人

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采訪使張利貞利貞盛稱之上乃以為營州都督充平盧軍使 **胡氏曰** 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可以貨取故人主必昭儉

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慾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明皇自入字文融之說彈天下以自奉故使祿山專以貨宝交結左右蒙養姦慝所以治国者不以利為利為其生患之若此也孟子對梁王以何必曰利為其未流至於弑君簒国而猶不止也

集覽 傾巧 傾巧機巧也

質實 營州注見晉武帝太康二年昌黎

書法 自是祿山每事必書詳亂本也

冬十一月太尉寧王憲薨追謚曰讓皇帝

考異 薨當作卒

憲薨上哀惋特甚曰天下兄之天下也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璡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集覽 為唐太伯 周太王長子曰太伯少曰季歷生子名昌昌有聖瑞太伯知太王意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亡如荊蠻以讓季歷今寧王以讓玄宗此可謂唐之太伯也

質實 汝陽縣名注見熹十八年漢後主延

壬午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書法 以皇帝贈謚自太子弘始矣於是三見書官書爵予憲也綱目謚為帝書薨

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略緩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東萊收捉萊州領之東萊守捉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范氏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財非不多也人君不能清靜恭儉以待太平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

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安富之時亂已成而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任失其人之咎歟

集覽 聲教 書禹貢朔南暨聲教蔡氏傳曰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 羈縻之州 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大者為都督府其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號曰羈縻凡府州八百五十六 龜茲城 即漢龜茲縣也注見漢桓帝永壽元年 堅昆 注見漢宣帝黃龍元年 室韋 注見隋恭帝義寧二年 長樂 郡名今福州長樂縣是也州南六里有長樂山 閩中 記云地名長樂居者安之守字與下東牟守捉同按守捉即團結營也唐制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

質實 靈州 注見太宗貞觀二年 河東郡名 注見漢獻帝建安七年 犄角 注見漢昭烈章武二年 范陽 郡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涿郡 盂州 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長樂 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閩中郡 福州 注同上文 東萊 郡名注見漢安帝永初二年 萊州 注同上文 東牟 郡名注見開元二十年登州

穿三門運渠 質實 三門 山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砥柱 ○群臣請加尊號 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群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集覽 玄元皇帝 高宗乾封元年至亳州謁老君廟尊為太上玄元皇帝 藏靈符在尹喜故宅 崔浩曰尹喜昔為散關令案散關在鳳翔府寶雞縣西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學星宿服精華隱德行仁時人莫知老子西遊喜先見其氣知真人當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為著書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喜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與老子服巨勝實俱之流沙之西莫知其所終今田同秀故託言老子藏靈符在尹喜宅耳按列子注尹喜字公度故

質實 陳州 名注見周赧王三十六年 尹喜 天水人周康王時為函谷關令東見紫氣乃占風知有神人過老子果至授喜鍊氣吐納之術三宮五一之法後求著書於是為道德經以授之後仙成復與老子相會於蜀賜號文始先生

二月享玄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祀天

地於南郊

質實 南郊注見漢後主建興十五年

書法 合祀非古也自是終唐世爲永制矣傳曰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祖親而先帝也唐於是重失之書日越二日譏也

○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丞相改爲僕射東北都皆爲京州爲郡刺史爲太守

以田同秀爲朝散大夫

時人皆疑實符同秀所爲也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帝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倕知其詐按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 范氏曰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爲而爲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爲姦罔哉昔漢文一爲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仙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集覽 爲新垣平所詐 漢文帝時趙人新垣平詐令人獻玉杯 質實

清河縣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武城縣名注見秦王政十四年

二月以韋堅爲江淮租庸轉運使

初宇文融既敗言利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 集覽 事權史作爭權

以盧絢嚴挺之爲員外詹事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畫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舞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君爲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實詹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

甫退召挺之弟諭以上意甚厚盍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吒久之亦以爲負外詹事

集覽 交廣藉才 交廣二州在廣東春秋百粵之地秦置南海郡漢武既定粵地置交州孫權以步騭爲交州刺史遷州於番禺孫休以交州土壤太遠徙交州理龍編爲交州置廣州理番禺隋改番州唐置廣州藉慈夜反謂交廣邊遠須藉有才之人 賓詹 謂太子賓客及詹事官

質實 勸政樓 注見開元二年 絳州 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東雍州

書法 負外詹事何以書病玄宗也二臣帝所眷者林甫以計去之而帝殊不之惟甚矣其嚴也故特書病之

發明 古人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非好爲是多事也所以通上下之情絕壅蔽之患耳盧絢嚴挺之近在目前無疾而謂之有疾由林甫蔽其聰明也故夫負外詹事不必書而特書之省所以著林甫之欺爲後世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之戒爾居人上者可不鑒諸

癸未

秋七月朔日食○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爲左相○突厥阿布思來降

初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立拔悉密爲頡跌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爲左右葉護突厥餘衆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爲烏蘇可汗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說拔悉密等使攻之烏蘇遁去突厥西葉護阿布思等帥餘衆千餘帳相次來降突厥遂微

質實 王忠嗣鄭縣人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群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遥遥進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奭爲首祿山言於上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試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質實 曳白曳音

齋引也一字不能書惟對白紙直視故號曳白又云即掩白是也

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爲先天太皇皇繇爲德明皇帝

范氏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皐陶作士而作史者以爲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于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爲後世笑也

質實 皐陶作士 虞書隴西 皐陶舜時賢臣詳見 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 狄道 縣名注見漢高后六年

廣運潭成加韋堅左散騎常侍

堅引滻水抵兗京望春樓下爲潭以聚江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壟自江淮至京城民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榜郡名各陳珍寶仍進輕貨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日而罷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賜其潭名廣運

集覽 滻水 滻或作產顏師古曰滻水出京兆萬年縣藍田谷入灞桔地志云滻水即荊海猶柳之下流也 扁榜 扁補典反署也榜標也 百牙盤食 以牙盤進食至百數也時貴戚競以進食相尚有進水陸珍饈至數千盤者凡一盤可費中人十家之產 一十五里源出藍田縣合金谷水北流入灞水

質實 一統志云滻水在西安府城東

書法 凡功役書成久辭也於是鑿苑東引滻水二年而成則其用民力也多矣故書成然則其不書始鑿何畧之也一潭也而書成則久可知矣終綱目渠潭書成三詳漢明帝永平十二年皆久也

甲申

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二月海賊寇台州遣河南尹裴敦復討平之○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

河北黜陟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

夏五月河西軍擊突騎施斬莫賀達干更立骨咄祿爲可汗○秋突厥亂册回紇骨力裴羅爲懷仁可汗

拔悉密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國人立其弟爲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敕王忠嗣出兵乘之破其左廂十一部會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爲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册拜裴羅爲懷仁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二客部爲先

九月以楊慎矜爲御史中丞

初上以慎矜知御史中丞事時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於己復以爲中丞

冬十月貶裴寬爲睢陽太守

戶部尚書裴寬素爲上所重李林甫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台明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親故爲屬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告之裴寬由是坐貶

質實 睢陽郡名二州名合注見漢後主延熙十八年台明注見晉孝武太元二年臨海明注見儒宗乾符四年

始祀九宮貴神

初術士蘇嘉慶言避甲術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於東郊祀以四孟月從之禮在太清宮太廟上所用牲玉皆倍天地

書法 始者何前乎此無有也帝之惑於神怪亦甚矣故書始譏之是故漢武親祀竈則書始元光二年玄宗祀九宮貴神則書始是年是後肅宗祀九宮不書上元元年非創也貶其始而已矣終綱目滿祀書始二而已

初令百姓十八爲中二十三成丁

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

上謂宰相曰朕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群臣表賀

范氏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作而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欺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

書法

書帝聞何譏自欺也求神仙自秦皇漢武始然秦漢之君爲人所欺耳如帝此言乃自欺也繼是而有妙寶真符之得矣自欺者人亦欺之

發明

凡鬼神奇怪之事稍有識者恥言之惟巫覡託此以誑愚俗爲罔利之資耳玄宗既夢得像又以寶符而上尊號又尊先天太皇又祀九宮貴神至是又聞空中神語可謂惝恍之極精爽既失不亂得乎直筆書之可愧甚矣

回紇懷仁可汗死

回紇懷仁可汗鞍手突厥白眉可汗殺之傳首京師於是北邊晏然回紇斥地愈廣盡有突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啜立號葉護可汗

二月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

忠嗣少勇敢及鎮方面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見可勝然後興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數百里邊人以爲自張仁亶之後將帥皆不及

質實

雲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門鴈

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真爲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躰皆如皇后至是冊爲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爲駙馬都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者貴妃之從祖

兄也不學無行爲宗黨所鄙從軍於蜀貧不能歸新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仇兼瓊引爲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今吾獨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得幸子能爲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剣本末剣儀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爲推官使獻春綵於京師贐蜀貨直萬緡剣大喜過望至長安見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於是諸楊日夜譽兼瓊且言剣善樗蒱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范氏曰】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之人三綱絕矣其何以爲天下乎【集覽】【新政】今閬州新政縣在利州東路【儀觀】儀容神觀也觀古玩反【樗蒱】注見晉明帝太寧三年蒱博之具【質實】【楊太真】按許子真記太真容州普寧縣雲陵里人父維母葉氏生妃有異質都部署楊康求爲女時楊玄琰爲長史又從康求爲女携歸京後進入壽王宮玄宗召爲貴妃【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一統志云【新政】唐之縣名屬閬州本漢之充國縣地云併入南部縣故址在保寧府城東南一百三十里

【書法】王妃不書前書冊壽王妃楊氏矣此其再書韋氏何著韋之繼楊也然則楊太真之爲壽王妃明矣武氏爲昭儀書太宗才人譏瀆倫也此其爲韋一也曷爲不書壽王妃書太真書太真所以志作僞之勞拙也終綱目冊王妃惟壽王冊書舍是無書冊王妃者矣

【發明】開元一十三年書冊壽王妃楊氏至是又冊韋氏則楊氏爲壽王之偶已非一日明皇奪而有之則紊亂三綱絕滅天理不可立於人上矣夫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釋者謂伋妻自齊以來未至於衛而宣公爲臺以待其至是時國人猶且惡之烏有十年子婦而可奪之爲已有耶綱目直書其惡甚矣不遂爲狄所滅豈非幸歟

九月以韋堅爲刑部尚書楊慎矜爲租庸轉運使

堅以通漕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林甫由是惡之故遷以美官實奪之權也【質實】李適之京兆人

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 考證 討當作擊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契丹各殺所尚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冬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

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 質實

北平郡 注見秦王政三年

書法 丞相亮廟習隆請立也不書其請此其書祿山奏立何著欺也祿山前奏致鳥食蟻今又奏夢從求食及廟梁產芝皆欺也其譎若此猶以赤心信之不至於大亂不止矣

發明 英衛唐之名臣使見祿山則必唾去惟恐或後烏有反從求食之理其爲誣罔蓋不待智者而後知也然祿山所以敢肆其欺者亦以玄宗自爲妖怪倘恍之說故乘而譎之耳綱目特書奏立奏在祿山而聽在玄宗蓋亦交貶之也

丙戌

以王鉷爲京畿采訪使

初鉷爲戶口色役使敕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戍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皆以爲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上以鉷爲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嘆怨至是以爲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樗蒲文簿鉤校精密上賞其強明曰好度支郎諸楊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鉷因奏充判官 集覽 色役使色科名也使去声主掌諸色雜徭役者復除復芳目反亦除也謂除免其賦役也 租庸調高祖武德七年初定租庸調 質實 京畿注見太宗貞觀五年

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爲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爲播州太守

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有金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

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謂適之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韋堅益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爲已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爲忠王交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慎矜等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請與妃離昏

集覽 縉雲郡德宗改縉雲之墟越地吳立臨海郡唐玄宗改縉雲郡名處州大曆間以處士星見故也 播州本西南徼外蠻夜郎且蘭地唐置播州在湖廣溪洞中 疎率麤疎率略也顏師古曰疎率心不精王氣王興也 太玄經曰五行用事者王

質實 縉雲郡名注見高宗顯慶元年 播州注見周安王漢武帝元光五年牂牁華山注見

十五年

泰華

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

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扶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集覽 青海注見高宗儀鳳三年 積石注見太宗貞觀九年 墨離軍括地志云瓜州西北千里有墨離軍即其地也

夏四月李適之罷

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罷政事其子衛尉少卿雲嘗召客客畏李林甫無一人敢往者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京兆尹蕭炅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敕詣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始太子文學薛嶷薦溫才上召見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炅薦溫於林甫林甫大喜溫頃之兄子也又有羅希奭者爲吏深刻林甫引爲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集覽 散地循言閑處也 雲胡甲

反鍛鍊成獄吏入人罪猶工冶鎔鑄鍛鍊成熟也

質實 吉溫洛州河南人

以陳希烈同平章事

希烈以講老莊得進專用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爲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詣希烈書名而已

質實 老莊注見晉成帝咸康三年

五月朔日食○秋七月敕左降官日馳十驛

以流貶人在道逗遛故有是敕自是左降官多不全矣

質實 逗遛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

加嶺南經畧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爲戶部侍郎

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轡授鞭織繡之工專供貴妃院者七百人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爲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看女作門楣妃欲得生荔支歲命嶺南馳驛致之嘗以妬悍不遜送歸銛第上遂不食及夜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吉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綹而獻之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冬殺驍衛兵曹栁勣贊善大夫杜有鄰

有鄰女爲太子良娣其長女爲勣妻勣性狂疎好功名喜結交豪俊淄川太守裴敦復北海太守李邕皆與定交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爲飛語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拷斥乘輿林甫令吉溫鞫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皆杖死太子亦出良娣爲庶人

集覽 贊善大夫唐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

贊禮儀飛語循言飛狀注見開元十七年圖讖注見漢平帝元始四年指斥斥亦指也指斥渫瀆直言之也

質實 淄川郡名注見宋明帝泰始三年北海郡名注見漢桓帝永康元年青州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丁亥

書法 於是勣爲飛語以陷有鄰有鄰以無實書殺宜也勣則曷爲亦以殺書殺不以其罪也有鄰女爲太子良娣其長女爲勣妻林甫故實其事以陷太子因使言溫奏勣首謀故勣雖傾險綱目舍勣所以惡林甫也書之以殺而後有任其咎者矣

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江華司馬王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甫惡其負氣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別遣羅希奭按邕與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然終虞鋏折耳邕不能用林甫文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韋堅等死希奭所過殺遷謫者李適之仰藥琚自縊適之子雲迎喪至東京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春太守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收繫綱典船夫徵剥逮負延及鄰伍死者甚衆至林甫薨乃止

集覽 干將莫邪正義曰二劒名也將無明音但人皆讀作鏘邪余遮反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劒師也索隱曰應劭云干將吳大夫善冶者與歐冶子同師俱能爲劒歐冶子在越鑄劒五口三口入於吳一曰盤郢二曰魚腸三曰湛盧吳王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劒匠作劒二口匠作劒不成干將曰昔吾師作冶金鐵之精不銷夫妻俱入爐中然後成物於是其妻乃斷髮剪爪與夫望爐俱躍遂投爐中乃成故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陽作龍文陰作漫理 **終虞** 虞慮也 **所過殺遷謫者** 羅希奭所經過處應有坐遷謫者盡殺之 **綱典** 主漕運案牘之吏 **質實** 江華郡名注見中宗嗣聖七年道州房琯河南人 **宜春** 郡名注見高宗儀鳳元年

書法 於是邕與敦復皆以勣黨坐杖死不書敦復何罪之也曷爲罪之敦復林甫黨也黨於林甫而卒爲所殺亦自取矣故不書然則王琚適之則曷爲止以自殺書上書殺其某某下書某某自殺則其自殺也有迫之而然矣

發明 世之治也昆蟲草木皆得其生世之亂也公卿大夫不得其死觀綱目所書自栁勣杜有鄰以

至李邕王琚李適之等皆當時薦紳不免無罪見殺則民之無告而死者又可知矣古人亂邦不居無道則隱蓋爲此也雖然明皇蔽於林甫雖愛子猶且不免況大夫士乎

除絞斬條

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重杖流嶺南其實有司率杖殺之

書法 書予之也綱目卹刑之政書除十詳漢惠帝四年皆予之也

令天下嫁母服三載 考異 提要嫁上有爲字 集覽 嫁母服三載嫁母謂父卒母嫁

禮降服杖期今乃令天下爲嫁母服三年文公家禮曰子爲父後則爲嫁母無服

書法 嘗敕五服並從經傳矣既又加母黨服於是又令嫁母服三載綱目並書之得失昭然矣

發明 自武韋增加母服屢見譏於君子然婦人自崇其黨無足言者今玄宗乃無故令天下嫁母服三載果何謂哉夫嫁母於義已絕猶增重如此則逮事之母當如何耶此於理不通而不可以強推者是不獨知母而不知父而已大書于冊可勝歎哉

○令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

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牽人卑賤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名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書法 於是林甫艱之覆試無一人及第者則其書之何甚玄宗之暗也綱目書牽經士六詳漢平帝元始四年具文無如天寶者矣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

祿山体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詗朝廷指趣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

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揚銘婕妤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帝建元三年

發明 祿山胡人目不知書御史大夫乃風憲之長朝廷清選以之兼職可謂非其倫矣直筆書之亦足貽千古之笑也

質實 恢諧注見漢武

夏四月王忠嗣鮮河東朔方節度

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安祿山潛蓄異志託以禦寇築椎武城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

冬十月如驪山溫泉名其宮曰華清

考異 如上漏帝字

質實 驪山

注見秦始皇三十七年一統志云溫泉在西安府臨潼縣東南二里驪山之麓秦始皇於此砌石起宇漢武重加脩飾華清宮在驪山下唐太宗所建以溫湯所在初名溫泉宮玄宗改曰華清治湯爲池環山列宮室每歲臨幸內有飛霜九龍長生明珠等殿久廢今湯存焉

書法 未有書名其宮者書名其宮何譏溺愛也與前書更集仙爲集賢者大異矣

○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爲漢陽太守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爲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爲河西兵馬使翰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畧爲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

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黜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太子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上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范氏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借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黜勉奉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籍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揚釗有掖庭之親乃引以爲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擿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溫鞫之釗因得逞其私志所搘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垍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集覽 哥舒翰哥舒屬複姓元和姓纂云哥舒本突騎施別部之號後因爲氏馬大斗軍京州有大斗軍因大斗拔谷爲名黔中上佐黔中注見周顯王七年上佐官名也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指擿指示挑擿也埢其致反

質實 哥舒翰營州柳城人積石軍莫詳處所惟河州衛軍民指揮使司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有積石關唐置軍於此防守未知是否智者察焉屬兵秣馬注見晉孝武太元十七年漢陽郡名本春秋鄭國地戰國屬楚秦屬南郡漢爲江夏郡安陸縣地三國屬魏後屬吳皆爲重鎮晉立沌陽縣爲江夏郡治後郡移治安陸縣宋齊梁並屬江夏郡後周屬竟陵郡隋屬復州大業初屬沔陽郡唐置沔州治漢陽縣天寶初改漢陽郡乾元初復爲沔州寶曆初州廢周世宗平淮南以漢陽縣置軍宋熙寧中廢爲縣紹興

中復置軍元至元中陞為漢陽府 本朝因之隸湖廣道 [按庭]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殺戶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為上所厚李林甫浸忌之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慎矜不之覺也嘗與之私語讖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避亂林甫知鉷與慎矜有隙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矜繫獄命楊釗盧鉉同鞫之使吉溫捕敬忠於汝州敬忠與溫父善溫幼時敬忠嘗抱撫之及捕獲溫不與語鎖其頸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款服惟須子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敬忠求紙溫不荅敬忠懇請哀切乃令荅辨還鞫慎矜引以為證慎矜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使盧鉉入長安搜其家鉉袖讖書入闈中出詬曰逆賊深藏祕記以示慎矜歎曰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於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

集覽 與王鉷父中表兄弟猶言外內兄弟也爾雅姑之子外兄弟也舅之子內兄弟也又魏楊阜稱外兄姜叙而皇甫謐列女傳云姜叙姑子楊阜則舅子稱姑子為外兄弟姑子稱舅子為內兄弟或曰兩姨之子為外兄弟姑舅之子為內兄弟 [臨汝] 河南汝州屬縣名今汝州梁縣是有臨汝店 **質實** 一統志云 [臨汝] 縣名唐初所置屬汝州後廢之故城在南陽府汝州西南六十里 [汝州]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梁縣

書法 慎矜棓克罪人也書爵書殺何甚林甫也慎矜私語讖書信有罪矣不至殺也誣而殺之甚矣

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林甫子岫為將作監頗以蒲盈為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後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蒲天下一朝禍至欲為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閉復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集覽 鈞軸 鈞陶瓦輪也其中旋轉者取周回調均之義軸車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皆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左右翼顏師古曰旁引其騎若鳥翼之爲也軍左翼曰胠右翼曰胠楚辭天問篇口並驅擊翼何以將之文公集註云六韜曰翼其兩旁疾擊其後金吾注見漢武帝太初元年又注見漢

光武建武十二年

書法 書病玄宗也自書籍以來未有此賜矣綱目書賜金三賜銀器一賜錢一賜穀二賜帛四賜服二賜第二賜錦綵一賜絲一賜物一未有大於此者也

發明 自林甫專政至是十有二年凡見於綱目所書者初無一善可紀而玄宗方且倚之爲股肱心膂若何而不亡哉書以天下歲貢賜林甫蓋自古所無也使林甫而果賢者其可以貨取乎

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

仙芝本高麗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仙芝爲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雲堡破之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縛帛稱敕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娑夷藤橋甫畢而吐蕃救至娑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朞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遥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畧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遥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范氏曰 明皇蔽於吞

戒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集覽 小勃律注見開元十年 第呼句絶第但也但呼之令其出也第通作弟漢酈食其傳第言之陳勝傳第令毋斬 契苾何力 契苾何力其名契詰歷反苾蒲結反 慶忠慶王名琮忠王即肅宗也名亨並領節度不出閤 一切之功一切注見漢順帝陽嘉元年

正誤 第呼取出繒帛稱敕賜之 今按通鑑本文作第呼出取繒帛賜之綱目倒出字也

質實 高麗東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 朝鮮安西四鎮注見高宗永淳元年 弱水注見宋武帝元嘉六年 阿史那社爾突厥處羅可汗之子貞觀十年率衆入朝授左騎衛大將軍 契苾何力鐵勒莫賀可汗之孫貞觀六年率衆內附擢左領軍將軍

書法 至是諸道節度多胡人矣林甫爲之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三終